楓皐集

七

諡狀

楓皐集卷之十三目錄

諡狀

楓皐集卷之十三

諡狀

副提學贈吏曹判書金公諡狀

今　上六年夏六月辛卯議政府領議政李秉模建言故弘文館副提學金時粲以　英廟朝名臣爲搢紳士林之望嚴辭正氣凜然有闢廓之功宜贈爵諡以示　聖朝彰善樹義之政　上可之於是贈公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法當移狀太常其曾孫進士昊淳以家狀及

故大學士文淸南公所爲碣銘屬祖淳謹按公字稱
明我金氏安東先太師諱宣平佐高麗太祖破甄萱
有大功廟食古昌子孫仍籍焉卽今安東府也高祖
右議政諱尚容號仙源卽石室文正公兄也 仁祖
丁丑殉節江都賜諡文忠旌其閭曰忠臣 英宗命
加贈上相世祀曾祖諱光炫吏曹叅判嘗立異 章
陵追崇議皇明亡不復仕號曰水北祖諱壽民縣監
贈叅判以孝旌閭考諱盛道佐郎贈叅判妣平山申
氏贈叅議像女公以 肅宗庚辰生辛丑擧上庠乙
卯擢增廣文科薦爲藝文館檢閱陞待敎北使至當

陪駕郊延乞解職以避之俄移侍講院說書申致謹
爲弼善致謹者故庇護七賊而交通戊申諸逆者也
公不肯對直投章徑出先是　上語公爾文忠孫勿
事黨論公不對而退蓋自丁未以後一番人欲漫漶
辛壬間凶圖倡爲調停黨目之論以惑主聽而一時
嗜利昧義冒功名之輩從而和之硬稱國是牢不可
破　上亦目見士禍酷烈　宗社幾覆思所懲艾而
遽入其說於是乎邪正混淆國事日非賢者遯謝有
識寒心故公承　上敎而唯唯不對及是敎曰曩某
無所答而唯唯今乃如此罷之已還史局致謹自辨

公又疏列其罪言致謹之逭邦憲亦倖而已尙可與同僚乎嚴旨竄三水因大臣言改高原冬有赦還公之避致謹也或疑其過當丹巖閔文忠公曰不然新進之士患其渝不患其激況某得其正乎陞奉教賊臣李光佐領館力辭去陞成均館典籍歷兵曹佐郞侍講院文學入司憲府爲持平庚申除京畿都事夏還爲司諫院正言草疏數千言請大明義理純行王道未及上而有鞫事以三司入侍幄殿合辭討泰耉鳳輝光佐等罪　上怒宋寅明進曰三司此論非得已特主淸議者視其緩峻有自中之賞罰故此輩畏

之甚於朝廷公抗聲曰大臣非矣朝廷大論當言其是非而已烏敢以臆揣之言疑亂　上聽乎　上怒愈震命黑山島栫棘安置是秋蒙宥越二年乃叙入弘文館爲修撰副修撰遷吏曹佐郎間兼文學改副修撰疏言臣旣以偏黨見疑設有嘉謨至計利國家者將不得見行於時不惟悃忠莫效涓埃言路亦將由臣而益巇又以修撰上疏略曰朝廷之上惟私意是循已欲是充大官懷祿而取容小官乘時而射利殆無一人至誠奉公者　殿下非不知之惟其自治之工不能無私故未免假借於臣下此正朱子所謂

我既欲遂吾私則彼亦欲遂已私君臣之間顔情捻熟不得不少容之者也惟如是故乃以百年無事之國常有朝夕凜凜之憂寧不痛心末又拳拳於招賢納諫辭甚切直 上亦優容焉陞副校理改侍講院弼善兼司書甲子由司諫院獻納出爲安邊府使明年除校理以災邑旋寢又明年還付別兼春秋兼侍講院輔德文臣宣傳官時革翰薦爲圈以不廣取忤旨削職未幾叙陞弘文館應敎丁卯除司憲府執義已又三入春坊遷司僕寺正屢改應敎司諫院司諫復由兼輔德除楚山府使陞通政階公聲望重當世

時相有陰沮者托擇差而出之公議惜之翌秋辭還
叅議兵曹移拜承政院同副承旨湖西道臣進瑞麥
公請却之曰使此麥眞爲嘉瑞非古人輒奏災異意
也遷刑曹叅議成均館大司成掌隷院判決事辛未
爲忠淸道觀察使時朝廷初行均役法而民窮益甚
上書請詳覈田政變比摠之法雙樹城爲兩湖關防
而城中無水公增築外城引錦江伏流爲池自是城
中水常牣秩滿入爲司諫院大司諫承旨諸曹叅議
丁丑出守三和府使歲大侵悉心賑賙闔境賴活崔
氏子以節度使來公恥之力辭罷歸己卯拜弘文館

副提學謝病免即日復除是時　莊獻世子代理
上命廷臣進言皆之　東宮其上　大朝者有禁羣
情阻隔虞憂萬狀公慨然曰今國家大政令皆出
大朝而章疏只及　東宮可乎乃具劄與書同日上
之其劄曰伏聞日者朝叅上下交勉惟在去私二字
臣病伏中不覺蹶然而起曰吾國其庶幾乎傳曰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
天下嗚呼私者公之反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匹夫
猶然至於人主其害可勝言哉　殿下憂勤三紀一
念圖治而百度蠱壞日趨危亂者良由一私字爲祟

耳夫瑣瑣膴仕古人所戒而朝著之上太半姻戚中批除授本非美事而緋貂之班率多親擢人皆懷貪緣之心僥倖之望以至政注淆雜科塲不嚴而公器褻矣諸宮折受濫於祖制賜與之恩下及掖屬粒粒辛苦之粟出自寒女之帛尋常尾閭於此而羣下不惟不思匡正乃反相挻營私利欲橫流貨賂公行而國用竭矣聖智出類俯視羣下明習無餘獨運于上試思十數年來聖意所向有以臣下之言而沮止者乎聖意所不欲有以臣下之言而行之者乎加以近者章疏路阻忌諱多門大小臣工承奉無

節古以善探上意爲小人今以俯仰揣度爲能事古以犯顔無諱爲忠今以率意妄言不知回護爲愚而言路閉矣惟此三者最爲著見之病嗚呼如是而有不底於危且亡者乎先儒有言知如此是病不如此是藥今　聖上旣覺悟私之爲害正宜猛省勇斷和根拔去內自心身外而政敎一循天則將見公道大行治效一新其書曰自古儲君之德必以仁孝溫文稱者誠以仁爲天地生物之心而孝乃堯舜爲治之本也禮樂交修內外而溫潤文明之氣象著焉德業之隆盛豈有過於是哉今　世孫美質天成岐嶷夙

茂 邸下尤宜先懋自修以爲身敎之道也嗚呼
邸下一身前有四百年 宗社付托之重後有億萬
禩子孫垂裕之蘄其可不戰戰兢兢惟恐荒墜而臣
民延頸之望容有極哉或有宮掖近習不謹於承奉
之節假托令旨橫肆街市其所以仰累 睿德者不
貲 邸下深居宮中豈能盡知而諸臣雖有懷憂願
忠者亦不敢一陳於前是豈無愛 邸下之心而然
哉伏願明詔有司嚴加禁斷以昭淸明之德奇袤不
接於耳目義理浸灌於心腑則自然志氣明粹身心
淸泰不覺厥德之日修矣時掖隷宮屬托令旨暴橫

街市間訛言日興人情洶懼故公書及之翌朝書批先下優旨嘉納繼下令以宮屬尤肆者三人出付秋曹勘如律於是都民懽躍鼓舞如得更生而掖屬帖伏不敢出一聲後三日劄批始下辭旨截嚴以劄頭無 孝昭殿終制慰語謂無臣節命配黑山島三司大臣交救不能得時言路久塞上下壅閼而公劄書一出朝野聳動莫不相告咨嗟曰文忠有孫都人士女羣擁馬首願一見忠臣之面至有流涕者天旱刑曹吏李遇芳上言放副學天乃雨後諸公登對同聲請宥異趣者亦淚隨言下 上亦感動命量移長城

黑山在羅州海中水土惡多蟲蛇瘴霧非人所堪而
公再謫是島處之夷然遺子書曰炎蒸之所鑠瘴癘
之所觸豈能無傷而　聖上旣待以不死矣吾亦自
安其命內志旣定外邪自退未嘗一日淹於牀也君
子服其所存　上之罪公也以無慰辭故請宥者不
敢顯訟獨櫟泉宋文純公見　上曰疏中賀慰乃未
世事今乃視爲大罪哉庚辰疏決特宥還寢昔之出
公楚山者復以磯語激　上也甲申正月二十一日
夜漏已盡　上忽下敎曰此人終老海邊非此日意
也其放之明日卽文忠公殉節江都之日而　上心

感焉朝野聳然相賀公自此歸若泉舊廬杜門屛居
惟潛心經傳然聞朝廷有善則喜如有得有失則憂
爲廢食其忠愛如此是冬 御製裕後昆錄以公及
宋文純公贊善申公朴公致隆案黨人自調停論行
廷臣之持論稍正者 上槩疑以黨習而適申公疏
有逼調停語也公旣錮歎曰今吾年迫懸車豈復有
當世念惟此生無更瞻 天顏之日可悲耳公早孤
鞠於親戚稍長事伯氏如父老而靡懈及歿公慟甚
成疾以丙戌十一月某日卒壽六十有七自薦紳先
生章甫韋布之士以至異趣之人輿儓之賤知公面

而聞公名者莫不嗟惜曰斯人也亡其平日相知之
深者又皆執手相弔泣如喪親戚卽公見重於一代
可知也公旣歿而名猶在籍　上不聞也徐公志修
爲言於　上　上愕然卽還其爵秩賜賻祭如例公
爲人沈重而英偉和厚而剛方悃愊無間而人不敢
褻持論平恕而義形於色居家則禮于奉先友于兄
弟恩于宗族事君則以不欺爲義以難進易退爲節
以陳善責難盡言不諱爲已任故終始立朝出處言
議光明直截無纖毫骫骳依違之態性又謙退未嘗
以問學自居酷好朱子書立心制事一本於是晩又

喜易手寫成誦每淸晨盥巾端坐熟讀非甚病未嘗廢其行患難處厄窮而不失其履者蓋二書之力爲多以崇儒爲治體之本嘗語當路曰今世視儒者爲別樣人以出而論世務爲分外　聖上意亦如此此事正急道破以開　上疑也均役之議也公謂主事者曰減布意誠善然經用之不足節省而已何可變舊刱新反行斂聚之政乎荊公靑苗法其不曰周官美制而不勝天下之譏也其人勃然曰是豈吾自私者哉公曰是雖不自私傳稱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始子其不免乎自此其人恨公特深新進有挾

才而輕邪者一見公他日過公門曰此公嚴正不敢復見人家舊有鬼怪不敢居一日公至而怪卽滅後不復作愛酒而好山水遊爲文章多積博發主理而不求彫刻議論皆可施諸實用著有詩文若干卷觀易錄二卷藏于家明年二月葬于青陽之某原後遷于淸州弓峴里之坐艮原 正宗癸丑公仲子接海西例贈公吏曹叅判初戚臣金龜柱從叔漢祿者居湖中士夫間爲龜柱陰募死黨將以動搖 儲位而漢祿與公族子敎行嘗同門而學因講論舉胡寅張栻論唐中宗時事而其言絕悖敎行驚斥之以朱子

答張敬夫書示之漢祿又言於公從子毅行毅行大駭奔告於公公聞之曰噫是其心眞亂逆也顧何有於援古而證今是由戚里相軋患失慮後之心遂爲此凶圖也若不辨早而斥嚴其如　宗社何憤叱未已仍誡子姪曰吾今罪累且死若曹他日有立朝者無廢吾今日言漢祿聞而恚甚然憚公名莫敢動擊家避去自公之歿龜黨必欲湛公家而滅其口陰中公子姪百方而　正廟自在春邸已聞公此事故計終莫售及當庚申辛酉之際龜黨愈鴟張豕突變怪疊出而公兩孫又幾魚肉焉其幸而獲全則匪人力

哉今朝廷始正龜祿之罪而褒美首及於公君子有以知天理之不終忒也世之論此者曰方龜祿之倡凶論也威勢薰 儲君料結且半世意之所欲殆無不可爲者公能斥之而不懼不亦難哉斯言似矣而未可謂知公之深也亂臣賊子人得以誅之人之有秉彝者誰不足以斥之但斥焉而賊膽破卒莫能逞其凶者非畏人之有是斥也伊畏爲是斥者公耳公忠犯人主而尚不懼何有狐鼠輩哉故曰公之難在乎公之人不在乎其言之也配曰貞夫人李氏慶州人學生采朝女先公一歲生後公二年卒祔于公墓

晩猶無子取從子常行爲子蔭同中樞後又擧一男曰方行大司成一女適李敬彬側室有三男得行最行武科今縣監勗行同樞男履定早卒取族子昊淳爲嗣女適趙鎭宅監司權中執郡守尹致愼方行三男履喬文科今承旨履載文科前校理履會進士祖淳於公爲族孫生也晩未及承公之顏然聞之父兄師友之間而公之全德竊可言矣嗚呼方重如山外像嚴也深靜如淵內識明也冰寒霜厲著其廉也松高竹勁標其操也威鳳祥麟文之蔚也布帛菽粟質之眞也才可以濟世拯屯而常遭斥逐者時也誠可

以格君孚人而不見其功者斯世之不幸而吾黨之餘憾也善乎南文淸公之言曰公故家子惟孝與忠性於天而法於家公又直養而無害語君德則納之正道而不避忌諱論時政則塞其利源而不畏强禦以至流離坎迍嶺海半其生而卒不死者正賴 聖主憐其忠耳若公者庶幾守身知命之君子嗚呼其盡之矣易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其公之謂也歟謹狀

判敦寧府事趙公諡狀

公姓趙氏諱鎭寬字裕叔自號柯汀系出豐壤始祖

諱孟高麗開國功臣門下侍中入本朝有諱益貞吏
曹叅判漢平君諡恭肅生諱彭進士能文章早卒生
諱宗敬號獨菴官典翰欲沮金安老再入反爲所擠
及安老敗特贈都承旨生諱廷機舍人贈副學生諱
守翼校理贈吏曹叅判豐寧君自典翰以下三世才
學名節爲時所推而位不稱德世皆惜之生諱瀯叅
靖社勳封豐安君官至左尹贈右叅贊諡景穆生諱
仲耘郡守贈吏曹判書生諱道輔敦寧都正贈左贊
成於公爲曾祖也祖諱尚絅號鶴塘行吏曹判書贈
領議政諡景獻　英廟每稱爲有德宰相考諱曮號

永湖吏曹判書贈左贊成謚文翼以公貴也妣貞敬
夫人豐山洪氏判書贈領議政鉉輔之女也公以
英宗己未生聰悟異凡兒五歲能作句十一歲隨贊
成公翊衞司直時閒靜宋公亦伴直贊成命之學宋
公見公讀論語賀曰兒文理已通無煩教也嘗因駙
馬揀入闕淑媛使內竪引羣兒至其室公曰士夫何
可就後宮召獨不進及過 眞殿北向四拜 上聞
而大奇之壬午中生進兩試辛卯除義禁府都事不
就乙未拜侍直是時 上已大耋而猶思勵精會有
良弼之夢乃設求賢科試儒生至再無當 上意者

復親策蔭官公居魁　上亟喜曰趙曮有子矣命賜
第于議政公超擢通政大夫又命除禮曹參判弘文
提學蓋將位以不次比傅巖故事也旋因大臣言寢
之特拜同副承旨命放榜前行公恩榮動一世而禍
機亦自此萌焉特除廣州府尹未幾爲繡衣所搆罷
丙申　英宗昇遐　正廟嗣位是時洪國榮方用事
必欲甘心於贊成公蓋贊成公素峻嚴不能媚權貴
又於前冬居銓爲尹養厚所欺擬鄭厚謙於禮參而
洪麟漢卽夫人之弟於是李枰宋煥億受國榮嗾相
繼劾贊成公附麗厚謙在西藩多不法又目以麟漢

血黨表裏煽撼禍將不測公遂擊申聞鼓訟辨附麗
血黨之誣皆有確証兼乞行查西營以覈虛實 上
教以子弟稱寃不是異事遂命行查于本道按查者
又不以實贇成公遂抵罪時公就囚而蔡濟恭爲判
義禁不使通家信食飲皆搜驗而入至西查有命獄
中夜沸有吏卒妄傳贇成公後命已下公念欲鳴父
寃反至於此無面目立天地間遂引佩刀自刎絕久
而甦金吾以聞 上連稱孝哉孝哉卽命出之獄及
贇成公移配又諭公自刎事特命减律丁酉贇成公
卒于金海謫所奉櫬歸鄉廬痛毀踰節國榮敗 上

始察其寃至壬寅命追給贊成公職牒公亦付軍職
戊申秋　上以贊成公見欺養厚爲諭除敦寧都正
公感激恩造肅命而退庚戌因蹕路上言條辨關西
誣案請更査仍胥命于闕下　上命詢大臣皆言當
更査而會濟恭居政府推托不獻議公席藁其門懇
乞覆奏終不聽公歸語人曰昔閔老峯之被謫其子
文孝公丐命于時相今吾決知其不動念所以爲此
者亦欲盡在我之道耳癸丑　上推恩于逮事　英
廟諸臣公亦陞嘉善階夏初拜漢城右尹疏言年前
哀訴乃蒙回啓之命而爲有司所靳持因力辭承温

批尋遞拜副摠管呈告至十月遞明年春又上言乞更查至六月李公相璜爲御史行查于本道盡驗其無實而還　上乃洞賜批諭伸白之蓋自贊成公被誣首尾十九年之間上言者三陳疏者一胥命亦屢年而至是乃雪論者謂無冤不伸天理之常而亦公誠孝所感云七月拜右尹同義禁始出膺八月特差備局堂上諭以俾效其先臣未卒之志移拜刑曹叅判承命輯國朝以來荒年賙恤之政爲年表以進命其書曰惠政年表自是每有編摩之役輒命與聞一宰臣請改小學集註公奏曰小學之書敎民成俗非

宿德醇儒不宜妄加註釋 上嘉納冬移拜大司諫
旋仍乙卯春坐事竄以親年收贖叙拜兵曹參判尋
移禮曹參判兼同春秋考實錄于沁都復移秋曹六
月拜漢城左尹左副承旨以 惠慶宮周甲進箋勞
進嘉義七月上疏乞退歸 上留其疏召公教曰先
卿多未卒之志遂其未卒卽卿之責豈可遽退乎又
於賓筵諭其不可縷縷數百言不敢復請九月拜都
承旨丙辰春耽羅有汎舟役差羅里鋪勾管堂上出
爲開城留守本府凋弊甚拓疆之議且百年公詢民
情察地形請割長湍之沙川以西金川之大小南面

以屬之狀薦人士之有才行者盡蒙甄用舊有儒債之法公謂非待儒之道革罷之旣歸府人建生祠繪像丁巳春拜慶尙監司　上以太夫人九耋不便將往命仍任四月以親病疏遞以知中樞命往鐵原致祭于金將軍應河之廟還請旌其閭可之旋拜全羅監司以私義之不可藩臬力辭乃遞俄兼大司成試士文體取其雅馴者不得者嗾鄕人之爲憲臺者疏訐泮試不嚴公疏卞乞免十二月除知中以親受咸興馳馬臺碑文對擧勞陞資憲戊午拜知春秋都摠管工刑曹判書五月承命審理京外獄案晝夜殫精

多所平反時議鑄重錢公議曰錢貨上之所造也物
產民之所出也物產有限而錢貨日增則百用翔貴
民受其病矧今人心漸淆利竇百穿又於其間創出
一奇貨非所以示民以朴也事遂寢未幾拜戶曹判
書庚申正月遞拜兵曹判書振拔淹滯韎韋中有親
老十年不求仕以終孝者公嘉其人首擧之四月辭
遞差宣惠堂上諭以卿於地部典守甚謹惠局亦如
是可也六月　正廟禮陟差國葬堂上纂輯堂上兼
同經筵旋拜吏曹判書卽日出城連上疏辭曰臣於
此卽有至慟深恨在昔臣家之所遭藩務瑣屑猶屬

影子銓地一着實爲根柢雖於日月回照雲水事空之後卽此一步乃臣沒齒矢心之所也竟獲遞十月拜大司憲遞拜工判尋以敦匠勞陞正憲拜刑判知經筵實錄事十二月特除戶判辛酉春復長秋曹按邪學獄公慮或有橫罹罪囚必躬自盤覈其有甚惑而當抵一律者輒温言曉喩告以倫常終始執迷然後乃已或曰渠旣自服何苦勤勤費辭乎公唏噓曰彼亦人也不自知其學之爲非就刀鋸如赴樂地豈不可哀乎吾所以若是者庶或有自覺而爲平民也由此而悔悟者亦多五月移右叅贊仍差壯勇營提

調旋拜兵判十月辭遞尋坐壯勇營事特罷壬戌春叙拜判尹移戶判時有宮房免稅八百結並以無土劃送之命公據法論啓事遂已又以軍資監郎官數遞奸濫莫杜請依太倉例自辟而久任之兼藝文提學以僚嫌辭遞八月以 祔廟尊崇兩都監堂上勞陞崇政又差 嘉禮都監堂上因嫌辭遞旋被罷叙拜工判癸亥兼同成均復拜吏判引前愆不許再疏言三十年彌結于中者乃或一朝而毁之其將何以見先臣於地下 上優報許冬差社壇樂器造成堂上以當寒採玉爲難引 英廟甲子庭縣改造退期

之例請待春始役又請依文廟樂移用皇壇之例以
風雲壇樂權宜用之蒙允甲子除弘文提學以戶判
差 健陵改修堂上以勞陞崇祿仁政殿火董重建
役既成蒙錫馬之典乙丑撰進 貞純大妃玉冊文
陞輔國五月北使至差迎接堂上未幾時相啓罷之
蓋公久典財賦而媢嫉者因事媒孽之也旋仍屢疏
解惠局冬復拜戶判以親年九十乞歸養獲遞出爲
華城留守復申前懇 上批以便養遂膺命捐俸數
千築官屯水閘幕僚請紀其事公不許曰身將隱焉
用文也丁卯春復申終養之請蒙許自是奉太夫人

歸東湖舊廬晨夕怡愉不離左右戊辰入耆社是年閏五月十五日卒訃聞輟朝弔祭致賻如例七月權厝于原州贊成公墓右庚午移葬于永平廣石里巽坐原夫人祔焉公姿性端雅自幼儼若成人目不接非正之書口不道不經之言伯父竹石公峻整少許可於公言未嘗不稱善多舍己而從之十五六歲時以彌甥謁知守齋俞公俞公方任元輔而譏伯某在座俞公以諺翻稗官談話移時及客去公進曰公差矣其人固無足語而其職方伯也民務政殷無一言及之何也俞公默然顧語家人曰吾爲趙生所駁一

主司欲擢拔之委曲致意公却之遂赴試他所及其
累典禮闈也士皆以秉公稱焉比閈有貴勢者日與
諸名士唱酬成帙每篇空其左方以待公公素惡其
爲人一不答之其人竟兕死人服其先見淸儉謹約
平生冠佩不飾箱篋無鐍鑽成公之赴西藩也都門
外送者雲集公麤袍羸驂雨衣掛鞍人有見而異之
者及丙申事作其人歎曰是公謙儉若寒士豈枉死
者及貴三任中權八掌金穀田宅無加書史蕭然瓦
盆土爐不改於舊夜不燃脂蠟一穗靑燈烱然自照
而已嘗受貂帽之賜用之十五年家人嫌其敝公曰

吾老矣何以改爲且　先王所以寵賚也以此沒身
不亦可乎每誦趙文子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之語
曰吾於此庶無愧矣贊成公之喪斂用士禮常以是
爲痛遺誡附於身者勿用錦緞先誣未雪也不接涓
人雖微物產於涓者亦未嘗近蓋以爲不如是不足
以自暴也或言先公規度恢廓峻嚴而公謙抑太過
不以世道自任何哉公謝曰吾於吾先子無能爲役
且自量疎迂不敢有當世念耳爲文章必經經緯史
而於八家於本朝尤好歐陽氏及農巖金公曰句棘
字艱非文之正也於詩多爲近體而罕爲古體曰今

人材力不及而妄效漢魏者僞也自中歲阨窮留心
易經覃精研究至忘寢食常謂四十年工夫盡在於
此書如星曆律數之類亦皆默解其要嘗聞肄樂曰
林鍾之音散而不中審之鍾果微缺樂師皆大驚贊
成公刱漕倉於嶺南也凡委輸轉運倉廒船舶之費
氄細如毛營胥幕賓擧不能計公一夕而籌畢纖弱
冠也著有詩文若干卷易問一卷藏于家配贈貞敬
夫人南陽洪氏贈吏叅盆彬女端莊誠敬克有內助
先公十年卒擧三男四女男長萬永文科今承旨次
原永進士今府使出後次寅永文魁前文學女李復

淵武今兵使金炳文蔭今郡守尹慶烈進士前郡守李在文萬永一男四女男秉龜女　王世子嬪原永一男四女李埈寅永二女李復淵男寅達武經歷女尹晩植金炳文男大均蔭今主簿弘均女趙秉憲洪在元尹慶烈男致容致定女金最秀進士金圭善金大根李在文女金正均其餘內外男女皆幼萬永將請節惠于朝以其狀屬祖淳祖淳雖生晩公二十五年然自銀臺聯武以至幷據崇秩中間亦十三四年竊覵公才可以經綸當世矣文可以黼黻王庭矣上眷非不欵矣官位非不尊矣然而斂遜在心功業

無著悠悠踽踽沒其齒乃已者豈公之樂爲哉蓋亦有精義焉耳嗚呼人孰不急於爲親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方其自刎於獄中也只知捐性命殉吾親而已豈知有他其不殊則天幸耳顧公之意若曰臨吾親不測之禍蹈人倫非常之變惟一死可以暴吾心於殉親而求死焉不死而生是生也非吾求死之心也故時至矣卷而懷之途夷矣如窮無歸寧安沕沕於身不貫赫赫於名此公之所不言於夙昔而庶幾察公於言外者也雖然公不刎於前不能脫其親於劒鑕公不生於後必不能暴其親於白日 先王亟稱

曰孝子不亦顯乎謹撰次以諗于太常

禮曹判書沈公謚狀

昔我　寧考正宗莊孝大王道隆化洽恩接臣隣其處邇密而家人視者指不勝僂然世故旣多風俗隨下於是乎不克負荷者有焉不承權輿者有焉出入進退之頃榮悴升沈其端不一而始自初元遭逢受特達之知逕非常之眷生而不替歿而有餘思者頎頎齋沈公是已公諱豐之字士常　寧考嘗書八言賜之曰頎頎而長休休之風俾扁其室凡賚錫票紙輒書頎頎齋不以名也沈氏系出青松侍中青城伯

安定公德符我 太祖開國有佐命勳領議政青川府院君安孝公溫於 英陵爲元舅領議政青松府院君恭肅公澮 世祖時賜翊戴佐理功臣號舍人贈領議政順門以直道諫燕山主以死領議政忠惠公達源配享 明宗廟庭領敦寧青陵府院君翼孝公鋼寔誕 仁順王后而男大司憲青陽君義謙當明宣間持名義爲士林所歸門戶之盛於是益光曾祖涑特贈領議政祖宅賢吏曹判書謚淸獻在 英宗初年不主蕩平論淸議詡之考錸永川郡守公貫贈吏曹判書妣安東權氏判官擢女也公以 英宗

戊午生眉宇疎朗有骨相兒時嘗入侍 英宗撫其頂曰予已老矣汝以汝祖事我之心事我東宮也及長體榦挺秀舉止端重 英宗辛卯中庭試丙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明年薦注書 上疑主薦者偏係命革薦爲圈公中圈試第二俄因臺臣言圈亦寢由侍講院說書陞司諫院正言是時 英宗倦勤廷臣分黨相軋而賊臣洪麟漢鄭厚謙等締結用事公斂跡自守絶意進取人有爲公憂之者邀當路欲令公交懽公避不與接未幾當路者敗其入服公先見由兵曹正郞入弘文館爲副修撰兼侍講院文學尋改

修撰丙申出掌湖南試罰儒生之覬覦者試闈以肅
道奉 英宗諱音疾馳還朝 寧考嗣位差纂輯廳
郎廳俄移校正廳問爲親鞫問事郎廳以副校理上
疏請竄黜厚謙所生父若兄弟鞫問安兼濟追奪李
潭官職 上或從或不從又劾論文聖國及文氏罪
惡請亟加典刑庭請麟漢厚謙按律公與諸僚亦四
上劄始得賜死其爲問郎也訊辭或至屢千百言他
郎多不能領略公獨造次承聆從容傳宣一無錯漏
每出入 上目常屬焉出爲咸鏡北道評事時關北
饑朝議欲晳使監賑 上召問親年遂命別遣御史

評事屬節度府而文士多生貴蔑帥公謹體貌以得其懽屛聲色嚴律己暇則讀書訓士杖象胥之慢者以申邊禁胡人之獵者不復越界而南互市者袖手莫敢譁議設天坪鎭觀察使與節度使不叶 上命公審奏便否公陳其不便遂寢之翌春還朝夏旱公爲修撰倡同僚陳應天以實之戒 上褒賜弦弓嘗夜對講陸宣公奏議公進曰陸贄以癸辛拒諫戒德宗而德宗不之罪臣常恨後世人臣罕有以此等說陳於其君者 殿下方新服大命願恢虛受之量以來諫諍 上嘉納差實錄廳郎廳拜司諫院獻納兼

東學漢學教授上疏請罷乙未五月庭試榜除身故
外幷島配 上命只罷原榜兼文臣宣傳官遞獻納
海水溢嶺東大被災公受命慰諭奉諭書遍行列邑
宣布德意黜守宰之無良者數人條上便宜奬瘼十
有三事及復命 上賜對奬其奉使稱旨時新復銓
郎選公以副次拜吏曹佐郎是日新置奎章閣直閣
待敎公又首薦直閣公念一世淸要之職無出銓閣
而一日兼二銜震慄無措 上察其意始點公名爲
改與副薦大政守令多缺長銓金鍾秀三銓李義翊
各有屬意公先已微聞及政席果擧其人名公以吏

治不善格不肯書二人不敢抗既出語人曰沈某眞可畏也差備邊司郎廳兼實錄兼春秋移拜議政府檢詳檢詳例陞舍人而朝廷以銓郎難其人不許陞陞正郎屢遷旋入間爲司憲府持平入對言 殿下聖學高明宜若無待於開講而人主爲治必頻接儒臣講究經史咨詢治道不可以工夫之已到義理之已明遂忽於溫繹伏願日開經筵頻御召對以盡緝熙之功又言臣聞戶曹惠局經用僅支一歲國計可謂哀痛向來自 上罷給宮結減省冗費者計不下屢萬則宜有實效而度支經費比前太濫軍門用度

尤爲無節請令廟堂釐正定例以塞尾閭之洩 上
皆可之旣而陞弘文館應教以母夫人年高乞養出
守醴泉郡恪勤吏事郡有漏田公將首報於觀察使
前倅亦有力者恐事發抵罪力挽不可得至欲相絶
公終不動庚子冊和嬪公以都廳勞陞通政階拜承
政院同副承旨轉陞左承旨遞拜禮曹參議旋爲吏
曹參議尋丁內憂服除拜敦寧都正屢遷承旨司諫
院大司諫兵曹參議參知成均館大司成吏曹參議
復入銀臺遂陞都承旨 惠慶宮加上尊號也用冊
印對舉勞進嘉善階歷戶兵刑三曹參判漢城府右

尹同知春秋館中樞府義禁府事都摠府副摠管提調承文院備邊司尋拜吏曹叅判甲辰入弘文館爲副提學行本館錄上疏辭職以輔元良勵聖志勤講學嚴隄防開言路崇儉德肅紀綱奬名節爲勉賜優批兼同知成均館事出爲洪忠道觀察使翌年坐事罷歸　文孝世子喪以都承旨承命董設輪輿都監堂上趙時俊方有寵對魂宮啜茶公叱令退　上聞而喜曰可謂當官盡職清使以弔祭至　上命公持酒食勞於館清使付上謝詩而語稍欠敬公不受請改之館伴慮其生梗挽之不聽竟使之改丁未差

嘉順宮嘉禮都監堂上蓋 上旨也是時儲位久曠
會 坤殿有疾如妊身候宮中上下及醫官之診視
者同然一辭 上亦喜甚日夜企待公方兼內醫院
副提調每入對請設產室廳 上懲前和嬪事閱屢
月靳持尋因大臣言擢授公內醫院提調知中樞府
事其銀臺如故公上疏力辭褎以知臣分不許自壬
寅至是凡六年知中諸紙殆過四十餘通旣設廳更
日直宿保護之責悉以委公冬雷公率院僚以協朝
象定民志祛奢侈懲貪墨陳戒 上嘉納戊申春中
批蔡濟恭爲相是日公己申退遽入院求對 上以

不待召而入命削職公遂與諸僚聯疏請寢辭甚激
上切責之火其疏廷臣譁然繼之遂下禁令仍寢公
等罪名是冬嶺南儒生上疏請疏釋趙德麟黃翼再
罪名 上入其說並許蕩滌公率院僚上疏爭之言
德麟疏辭意凶悖與壬寅教文中句語無異詬罵天
日戮滅倫常戊申召號之舉特渠死中求生之計何
可以此遽議疏釋翼再亦所犯至重不可蕩滌請亟
反汗 上引 英宗下敎不從公卽詣閤求對 上
以此事非干藥院拒之公不肯退 上屢下不敢聞
之教公執愈堅 上乃召見疏儒賜之批公遂陳疏

自効而出 上怒命促召跪延英門下數以無人臣禮 天威震疊辭教非常而夜又大寒公露伏風雪中自昏至明抗對不少撓 上意始解祖淳時以右史直堂后候公于院中故相國文翼尹公蓍東以刑曹判書亦至公慨然謂尹公曰 上明聖豈不燭事理特濟恭輩熒惑之耳賤臣不佞不能使 天心改悟罪合殞首然朝廷無一人敢言者公其有意乎尹公笑曰此義理也余其敢辭公大喜使祖淳攷政院日記所載德麟事始末與之尹公遂上疏極論其不可亦被嚴譴公又率院僚再啓救不得然 上追聞

兩公事甚諠之時直宿已經年公夙夜憧憧憂形于
色至是議進破瘀之劑撤產室廳移拜禮曹判書都
摠府都摠管公心隕廓不食徹曉彷徨者踰時明年
從子能迪中謁聖試公將告家廟忽中風不省症甚
危　上聞之深加憫惜賜珍劑自是數問加減時復
有賜公泣謂子姪曰　聖恩隆重而吾病如此若曹
異日必思報效以卒乃父之志至辛亥　上甚思公
特旨除禮曹判書命承旨書問可強起公疏陳痼廢
狀至秋復除都摠管而　上必欲一見公亦不勝戀
結遂舁至闕謝恩　上卽引見命能迪扶掖勞慰甚

摯公對未數語涕簌簌下嗚咽不成聲 上惻然良久而罷是後連有除書皆未拜以癸丑五月卒壽五十有六訃聞 上嗟歎不已輟朝賜祭賻如例九月葬于公州水郿寅坐之原夫人杞溪俞氏郡守彥銖女領議政文翼公拓基孫有壼範後公十一年卒有三男二女男長能直生員次能岳前縣監次能達女長適直長李魯益次適生員徐任輔能直先取宜晩爲子後生一子與一女並幼能岳三男長宜臣出爲從兄能述後餘幼女適淸風金東健能達一男卽宜晩一女幼公爲人淸粹豈弟恬謹寡言笑公退閉門

端坐座無雜客室宇蕭然常謂爵祿皆有定限躁進
者必敗如癸卯之籌司有司甲辰之賓客戊申之惠
局提擧皆力避不任而顧以謙愼不矜自結於明主
出入禁闥十餘年未嘗有纖毫之間故　寧考常以
如玉其人褒之及卒之後愈復思之曰粹白如其人
者固未易其風儀亦不可復見於今矣金公光默代
公爲知申　寧考語金公曰往見沈某而學其人金
公一日來問疾爲傳　上敎公握手流涕曰國耳公
耳豈有他哉蓋自甲辰乙巳間朝廷士大夫分歧有
漸公深以是爲憂嘗從容爲　上言廷臣當以貞白

寅協爲心而今私相疑阻甚非國家之福　寧考感
其言密以調劑之責屬公而公亦以是自任故其答
如此而　上又嘗稱金公曰沈某力薦卿爲好人果
不謬矣其受知於　上如此內行甚至贈判書公在
金溝官次患痢危谻公與伯氏正郎公侍疾晝夜不
解帶至嘗糞以驗及喪哀痛殞絶幾殊者屢廬於墓
衰麻不袪身及後喪公年已向衰執禮猶前事伯氏
甚謹及歿事丘嫂致其誠敬憫念諸孤同室而撫見
者殆不分子與姪也縣監君將請公易名之典謂知
公之詳莫如祖淳屬以狀嗚呼公名位著顯言行具

塗入耳目豈待祖淳之言而加之重也然公憂國愛君之誠自有炳然不可泯者而若夫貞而自守簡而不染不以所處而隨移者則又非餘人之所得知也謹狀如右歸于太常

判中樞府事洪公諡狀

公諱檍字幼直姓洪氏系出南陽始祖先幸高麗金吾衛尉入我朝世襲圭組曰副提學洞曰貞孝公曇曰忠穆公振道皆爲世名臣至諱聖元官僉樞贈吏叅諱璛官兵曹叅判贈吏判諱龍祚官大司諫贈左賛成寔爲公曾祖祖若考也妣貞夫人韓山李氏以

景宗壬寅生公于漢師時誣獄起士禍作贊成公亦
棘置穩城李夫人隨往公養于叔母自幼聰警詞翰
夙就　英宗癸酉魁謁聖試唱名畢　上問何以事
君公以隨事盡忠有懷無隱爲對　上奬之例補典
籍遷兵曹佐郎陞正郎除持平李公命植以史官恥
與一承宣同周旋引義斥補時　東宮代理公書陳
命植處義得當不宜遽加摧折秋掌試嶺南冬辟兵
曹正郎甲戌拜吏曹佐郎除正言臺臣趙宗溥論領
相李公天輔　上怒命削版公上書救之　東宮令
削職乙亥七月叙拜司書冬爲吏曹佐郎丙子拜正

言丁丑帶三字銜戊寅夏爲正言先此甲戌瀛選公
以一門兩錄不得與至是始叅館錄旋漏堂圈已而
有上書言大臣取舍不公者　大朝聞之曰洪某見
漏可惜己卯屢拜文學持平司書辛巳九月拜兼司
書尋入弘文館爲校理壬午連拜修撰副修撰兼文
學五月與諸僚聯請凶賊羅景彥孥戮　上下嚴旨
投諸玉堂于嶺沿公配興海經月蒙宥叙拜副修撰
獻納副校理九月丁大夫人憂甲申中外除拜獻納乙
酉陞兼弼善特差兵曹反庫御史兼西學敎授差冬
至書狀官陞司諫遞拜司僕正又兼弼善將行　上

親賜宸翰以寵之丙戌春復命拜校理兼漢學教授
六月陞應教兼輔德按廉關東論守令之不法者審
覈寃獄多所酌放還拜左通禮兼弼善尋拜應教兼
輔德請查出宮人之張樂通衢者嚴加懲治又請令
廟堂抄廉吏奬用因冬雷劄陳宮闈之不嚴紀綱之
不立　上嘉納丁亥春除掌令屢拜應教副應教差
金浦按覈御史還拜執義八月出爲順天府使順是
劇地俗又狡悍公徵逋蠲役聲績大著戊子春病免
連拜兼弼善輔德爲高山察訪時本道有事故也尋
遞十二月江界缺大臣薦公進秩授之居數月遞還

五月除同副承旨陞右副陳江府弊瘼矯捄之策
上許施意欲復遣之大臣言此人才猷多可試處乃
已七月拜義州府尹繕戎政厲邊禁杖潛越江步者
殺之又誅大商之匿貿紋緞者一府震慴常以邊門
警急之地未嘗不傳袴末而寢　上聞而嘉之辛卯
解歸除兵曹叅知承旨大司諫壬辰拜刑曹叅議九
月　上幸　毓祥宮忽憶贊成公昔年奏對命免爲
庶人兩司發追奪啓卽允之蓋　上嘗幸北郊過私
廟贊成公以承旨從　上問下輦當否對曰王家典
禮與閭巷異以此忤旨故也冬命復贊成公官爵癸

已三月　上敎大臣曰洪某可用除刑曹叅議坐微
事罷叙拜承旨甲午秋以禮曹叅議奉審北道諸
陵寢丙申三月　英宗賓天　正廟嗣服公以諌長
請施文聖國金尙魯諸子當律宮人文氏所生和寧
主削爵安置厚謙母和緩主城外黜置請禁各道寺
刹之稱以願堂私奉位版者　上幷允之又上疏論
相臣申晦及其姪永城尉申光綏又請醜正人尹光
紹屛裔　上從之已而以不請申晦律名爲修撰李
普溫所斥公疏卞合啓前疏請某律非古例七月以
兵曹叅議方侍衛親鞫以灣府查事未決命姑改差

尋竟奪職時賊臣洪國榮新用事燄威赫然人莫敢誰何公猶視以里閈少兒也嘗與其叔樂純語及代理事國榮有自矜語公正色曰此　先朝意也令公豈可貪天之功國榮大含愠思欲擠之公在義州有宦侍之父因緣宗臣之使燕者得差鄉任公後知之卽汰去至是因事見露竟以此爲案此所謂灣府查事也於是臺諫金東淵投疏肆詆以擅弄灣府勑需銀貨乾沒倉庫公物請屛裔　上不允令本府行查無驗道臣猶啓請下金吾蔡濟恭以判堂讞徒配
上止命奪職蓋察其情也戊戌五月叙十二月洪樂

純掌銓擬敦寧都正己亥被銓罰七月甄拜坡州牧使庚子二月三司啓討樂純而以首起公廢枳爲一案公卽辭遞越三年叙拜伊川府使淸簡爲治公門整肅建西倉之廨捌助粮之庫乙巳病遞時一相臣雅重公言於 上曰洪某才諝可惜 上頷之丙午十月 上命擬公工曹叅議銓官違旨以他人擬入 命重推銓官仍拜分兵曹叅議十二月除承旨夜 上召見詢及頃年遭罹 上曰何故見嫉國榮讒言日聞於予予固知其詐也 天顔溫粹玉音娓娓公感極流涕對曰臣涉世昧方語觸權貴自陷坑坎倘

非 聖明監讒之德臣安得保有今日乎因自陳其故 上曰當是時孰能對此人發此言宜乎其見嫉也因行夜對命讀宋名臣言行錄纔數行 上曰講書冑筵倏已二十年矣尚記書聲甚佳今復聞令人可喜自此恩注日深丁未拜禮曹參議九月拜忠清監司公感激恩造銳意圖報於是捐廩數千緡捌庫貯之取其殖以紓列邑分定之弊葺廨宇繕城壕敎戈甲卹軍校諸事畢舉頃之病寒熱日沈欿啓狀猶必親署邑牒民狀輒引吏至臥內判之公務無曠
上聞之謂筵臣曰聞錫伯病甚而治事如常予甚憫

之以書諭予意令其却務調病蓋異數也己酉移拜
慶尚監司劇繁倍湖西公處之恢裕也八月遷奉
顯隆園以舊日宮僚特進嘉善階是秋綿農不成嶺
南綿亦貴而富商大賈四出搜貿爲權利計公禁不
許踰嶺會嶺儒有犯罪者逃匿蔡濟恭家濟恭乃訐
奏言都下綿貴罪在嶺伯　上特命罷職諭新伯曰
前伯經遞可惜以漢城左尹召還兼同春秋轉兵曹
叅判移大司憲遞拜右尹庚戌復拜大憲又還左尹
特除刑曹叅判遷左承旨旋仍刑曹兼副摠管時判
書老病曹務積滯　上專欲委公每日暮時取諸道

獄案之屢經覆奏未决者數三度下之命趙朝回啓以爲常首尾三四朔毋慮屢十百度文牒絲棼論斷如流一或有疑輒傅生議每奏入輒以卿議當三字判下六月 當宁誕降是日特除公都承旨直宿藥院時將降大霈凡京外罪四井命公論啓其仍放多從公奏 上謂公曰卿於秋曹亦已勞矣陞擢之敎書置已久特超資憲大夫仍兼都承旨拜漢城判尹殿宮各賜銀緞差安胎使以帶藥院命遞拜刑曹判書辛亥入耆社兼知義禁知經筵拜判尹移禮曹判書又判京兆尋還宗伯四月以仲子推恩進崇政階

時公仲子大協登文科季子大衡中司馬公乞由率
二子榮掃先壟因就養于長子大應鎭川任所拜判
義禁刑曹判書因事罷叙拜大宗伯俄兼判義禁十
月特拜兵曹判書十一月坐禁堂事奪職旋叙癸丑
拜知經筵判義禁甲寅　上以公回巹多寵賚　元
子亦書賜太平萬年四字　上將進酌于　惠慶宮
公以梨園提擧當肄女伶有大臣請選外邑才妓公
執以爲不可　上從之除都摠管乙卯元日以　大
妃聖壽五十　惠慶宮春秋六旬覃恩中外公亦加
崇祿階同時所賜爵摠七萬五千一百餘人絜其齒

得五百八十九萬八千二百歲　上命編入瑞錄成
設宴殿庭文蔭正卿七十以上二十人命率子孫以
入竟晷同樂諸耆臣獻年於　元子　上親製七言
律命公與與宴諸臣賡進自是歲歲首別賜衣資米
肉遣度支郎存問內外鄭東浚於公爲疎戚及東浚
敗魚錫齡因此搆公頗　上洞察得昭晰四月叙拜
都摠管判敦寧工曹判書皆不就丙辰春三上章乞
休　上不許九月淑善主患痘又命公直宿藥院
上軫其老蔘茶珍饌錫賚頻繁及登對諭以凡有吉
慶不可不藉卿福力不宜更請休致丁巳又判金吾

即遞七月拜廣州留守時守禦營出鎭屬耳公悉心
綜理繭絲保障皆得其宜己未病遞六月除判義禁
公自承丙辰下敎不敢更爲乞休計然自一番人秉
銓銓擬罕及而特除常用舊望庚申正月冠　元子
冊爲王世子又將行大婚特命差公冊禮嘉禮都監
堂上沈煥之基於　上曰此人今非偕老　上曰如
是也愈善煥之憮然拜工曹判書二月冠冊禮成賜
厩馬官其孫一人閏四月申龜朝入憲臺搆啓請罷
職　上命亟寢得已公陳章辭免六月　正廟昇遐
時事日變凶黨鴟張公自此謝迹朝端語不及當世

十月拜知中樞辛酉以年八十陞輔國已而公子大
協擯逐海濱而死判中樞缺銓曹亦不以公陞付者
數年或勸公更遂丐休公笑曰世旣枳我不休自休
安用奉朝賀爲丙寅始陞判樞上疏辭因以繼述爲
勉 上優報夏偕諸宰聯陳賊臣金漢祿孥戮之請
粤三年己巳四月卒享年八十有八訃聞輟朝賻祭
如例配延安金氏大憲相玉女生三男三女大應庶
尹大協承旨大衡判官女適郡守朴晉壽僉正金命
淵士人李義悅內外孫曾甚衆公姿性恬貞簡儉言
笑寡而與人侃侃一貂裘四十年翫好不畱於目才

識通敏而尤長於政事其莅京外雖微細之物不以
私擅動曰國儲之可惜甚於己物持論公平而恥爲
矯激然至於義理是非之際未嘗刓方而就圓苟合
而趍時故終始與黨人相忤輒爲其擠陷而不悔也
噫公有其名而不得究其實有其蘊而不得盡其展
此固一時之所嗟惜然歷事　三朝運値雍熙壽考
康寧子姓振振求之當世蓋亦罕匹每當大庭朝會
望見其韶顏鶴髮鵠立班聯其祥和仁善之氣藹然
被人有足以賁昭代之晠化爲太平之元瑞箕疇九
五之福公庶有焉與所謂當世路操人柄顛沛而不

自覺者孰得孰失然則公之未盡其用者乃天所以嗇於彼而豐於此者也歟是皆於法當謚謹撮其家狀之大要歸之太常

楓皐集卷之十四目錄

諡狀

楓皐集卷之十四

諡狀

兵馬節度使贈兵曹判書沈公諡狀

公諱棔字晉卿沈氏系出青松左侍中青城伯諱德符之裔也其後有諱光彥左叅賛諡胡安寔公五代祖也高祖鉉叅奉曾祖宗範監察贈戶曹叅判祖儔叅奉贈戶曹判書考之汶贈大司憲妣文化柳氏縣監廷過女也公以　孝宗庚寅生幼而志大異於凡兒見者皆以偉器稱焉長有文雅旣而投筆　肅宗丙辰擧武科時公伯父判書公留守松京怒不肯見

公告曰男兒立身文武何間忝違家訓罪當折臂然鷹揚於世亦一道也留守公奇其辭卽召見問以經國詰戎之策公應對不窮留守公無以詰也逆賊許堅藉其父積開體府招聚年少武人爲超池舉涉之戲陰選其勇力者一時韎韋之士鮮不趨風公獨不肯曰吾雖不得仕不忍爲此以軍門陞六忤銓官久乃調武兼宣傳官庚申叅保社原從功甲子丁外憂終制由武兼出爲花梁鎭節制使已以內資寺主簿出監高敞縣廉謹綜明治政冣一道秩滿歸縣民遮路攀轅不忍送也丙子拜草溪郡守歲大荒殫心

賑賙民無捐瘠方賑也道臣因事狀罷邑中民一時號哭曰胡奪我父母已而事得已驩聲殷於境尋丁內艱而繡衣以廉介追褒特命加通政階庚辰服闋除咸興中軍壬午入爲內禁將卽日移拜長興府使府舊多瘼公悉革之甲申忠翼趙公掌西銓知公可用移拜順天營討捕使營有四三十餘人繫獄十年情頗暗昧至歲除公與之期而悉縱之使歸見其父母及期無一人不至者公爲之請於節度使而全釋之皆爲良民乙酉以內禁將還旋除五衛將丙戌出爲中和府使己丑爲甲山府使坐事遞癸巳爲龍川

府使治聲益著選于循吏其在高敞草溪長興順天也皆有遺愛之碑其在龍川也 肅宗爲書其名於殿柱云丙申拜所江防禦使尋因事罷翌年忠愍李公舉爲全羅右水使號令嚴明軍政大修嘗出海操兵大風諸鎭艦出沒波濤間將至傾覆公親自臨洋指揮船與卒一無損焉軍中服其能是歲 肅宗入耆社公以年近七十推恩陞嘉善階己亥忠武李公弘述辟爲訓鍊別將旋以水使時事坐罷庚子叙爲內禁將俄拜全羅兵使朝廷方擬大用公而公亦奮勵自任也未幾 肅宗賓天 景宗嗣位有疾無嗣

不佞高祖忠獻公時爲元輔與忠文李公頤命忠翼趙公泰采忠愍李公健命決策 上前奉 大妃旨建 英宗爲王世弟於是羣壬挾戚閹以建儲爲案大起誣獄首殺定策四大臣魚肉搢紳以逼 世弟是爲辛壬士禍也公從子尙吉坐是獄不勝拷掠而死辭連公公以緣坐配梁山未至被逮始賊臣李師尙有求於公公話之兇人沈檀與公同宗而不與通關節又忤賊臣尹就商而公則爲士類所推引兇徒素嫉之及是羣兇百計鍛鍊必欲取服酷加刑訊至十一次公終不撓屈一夜卒于獄中兇徒不以死

聞明日誣致大辟實壬寅七月也嗚呼慘矣　英宗元年乙巳天討乃行迸黜羣兇義理大明諸寃畢白命復公官與祭錄後丁未兇黨復顓柄悉飜前案辛酉特命復舊秩　先王八年甲辰命贈公兵曹判書二十四年夏大臣請與柳公就章並賜諡　上許之嗚呼公可以無憾矣公剛敏廉謹莅官威惠幷行發奸如神吏民畏而愛之不敢欺也家居內行純備澹泊如寒士雖屢典腴膴之地喜周人之急而不爲子孫計配贈貞夫人長興任氏贈承旨湜女先公十八年卒有二男長尚奎次尚友側室男尚咸禍初㝡葬

廣州之泉峴其後移厝于同崗之艮坐夫人祔焉嗚
呼辛壬事尚忍言哉天步艱難王室如燬負塗之豕
盈車之鬼躑躅猖獗於世動搖國本屠戮忠良三綱
斁矣人類滅矣三百年 宗廟社稷凜如一髮矣自
古邦國之變士林之禍何代無之而未有若辛壬之
酷焉豈所謂陽九百六之運者非耶嗚呼痛矣昔皇
甫威明以西凉豪傑恥不與於黨人至上書自劾其
志誠卓矣而公以一武夫當耄耆之年淫刑酷罰不
能怵其心而奪其守使鬼蜮之徒曾不得以售其計
死愈慘而名愈烈得與當時殉國之諸君子同其屈

伸苟非平日察夫忠逆邪正之界而審於去就趨向之際者烏能與也雖謂之賢於威明可也嗚呼偉哉故太學士文簡趙公觀彬誌公之墓有曰跡介胄心韋布治邑良制閫壯而終則死於士禍大爲公議之所慜惻嗚呼趙公可謂知公之深而狀公之實也已謹次其始終如右歸于太常氏而請其節惠之典

工曹判書贈左贊成李公諡狀

英宗大王四年戊申春嶺南賊起將犯京師前工曹判書耆社李公時在湖西之藍浦縣慨然謂悔軒趙公觀彬曰吾雖老且病義不可偃息在家願與君同

赴國難時道梗不能通公匹馬崎嶇山谷間詣闕奔
問難己見 上 上温旨留之拜都摠管知義禁是
年冬十二月得疾卒壽七十有一訃聞輟朝賜祭賻
如例用奮武原從勳贈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
事知經筵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
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明年歸葬于藍浦
篁洞壬坐之原從先兆也 英廟嘗語及公教筵臣
曰予恨未及枚卜此人嗟惜久之公諱裕民字寬甫
舊字德裕靑海之李出門下侍中贊成事襄烈公諱
之蘭佐我 太祖開國爲元勳以平建州功皇朝特

封青海伯本朝仍以爲青海君配食 太祖廟庭自是六世而有諱麟奇號松溪有文章節行工書法官同知中樞府事寔公高祖曾祖諱明老祖諱文柱官司僕僉正偶儻有志癸亥反正時與靖社諸臣多所規畫季父青興君重老亦參勳籍而公終辭不與世與趙滄江涑李掌令迥并稱後贈兵曹參判考諱翮僉知中樞府事贈左贊成妣慶州李氏天休堂夢奎之後進士孝承女贈貞敬夫人皆以公貴也公以孝宗戊戌生少聰悟絶人讀禹貢一遍卽誦或勸治明經業一年盡七書 肅宗丙子始中第入槐院序

陞成均館典籍遷兵曹佐郎出監扶安縣以治最聞
朝廷賜表裏奬之既三考以司諫院正言召移司憲
府持平又拜洪州牧使勤於字恵嚴於束濕州有大
堰曰合德灌民田屢千頃某宮家奉 王旨將折受
是地公力爭其不可牒觀察使至再三觀察使爲請
於朝而特寢之州民頌德因是又承表裏之錫旋移
臺職大臣以循良請仍任既去民竪銅碑以思之復
在憲府以微事被賊臣趙泰億所搆蓋以趨向異見
忤然也丁亥遭贊成公憂既吉除憲職庚寅陞軍資
監正出爲忠州牧使州地大俗悍吏猾號難治公正

名分抑橫濫簿書立決無所滯又使訴者抱牒徑造庭自盡其情士民畏而愛之吏不敢售其奸政旣成觀察使當考績以百里太古爲目倉糴欠七萬餘石軍額缺且半千督其逋以釐虛簿塡其代以免白徵不用杖不煩搜括巡撫李公晩成亟褒於朝　上聞而嘉之命陞通政階癸巳拜義州府尹府臨邊上多富商巨賈每使行赴燕取官銀貸之分其殖以爲例公嚴塞之又立徵逋銀屢萬府中肅然明年擢拜本道節度使臺臣言其驟陞祖淳先祖忠獻公白　上曰臣前年自燕回至遼東聞彼人稱新灣尹爲良牧

及到鳳城始知李某之爲尹用是人爲節度使豈不使邊門增高乎然既有人言請仍灣府從之未幾入爲刑曹叅議歷承政院同副承旨陞右承旨俄拜水原府使又以觀察使褒賜表裏公之蒙是典前後凡三 上嘗作代柱帖公名在循吏中云復入銀臺已亥出爲驪州牧使旋擢咸鏡北道節度使文官之居是任者李淸江濟臣後始有公也至則謹邊備繕戎器恤軍民威名遠播地與建州隔一衣帶水種落之漁獵者不敢南向先春以內遂無竊蔘之患焉公偉榦美鬚髯器度凝整神彩雋拔望之儼然有不可犯

之色在官御下甚嚴吏校至不能識其面其威重如此辛丑以漢城府左尹召還尋移刑曹叅判 景宗初元也羣兇得志以建儲爲案首竄四大臣將殺之次逐羣賢之在廷者賊臣李眞儒遂誣公與寒泉李文正公同日被削黜旣而誣獄大起忠良屠戮殆盡公自東郊轉之藍浦鄉廬杜門而臥若將終身甲辰 英宗卽位迸黜羣兇諸誣悉白公亦蒙叙拜同知義禁府事漢城府左尹掌隷院判决事時當更化之初丈巖鄭文忠公澔爲首相慨然將登進善類之遺存者援淸城金公例擬公以訓鍊大將廟議不

一竟未果論者惜之丁未以侍從臣父陞嘉義又因
大臣言陞資憲　上特授公兵曹判書臺諫以驟陞
論遞拜工曹判書入耆社是秋時事又變公不樂在
京更歸湖鄉明年果有戊申之變初配江陵崔氏宣
敎郎行遠之女贈貞敬夫人先公三十九年卒繼配
大邱徐氏通德郎宗誼女後公二十一年卒有一男
四女男榕文科承旨女金錫福金應㷜崔夫人出女
徐寅達金稶徐夫人出承旨生三男七女慶泰僉正
慶恆贈持平慶復女洪啓承縣監鄭述煥朴漢杰趙
運慶祖淳伯父履基牧使金說澤監役宋繼孫金錫

福一子一女金應燁二子三女徐寅達無后金稶繼子慶泰四男鳳逵敎官鵬逵羽逵文科承旨翔逵慶恆五男星逵生員中逵天逵雲逵昌逵一女金履庠慶復一男漸逵二女金晦柱申光緝參議內外曾玄摠百有餘人公內行純備常以大夫人不及養爲至痛事贊成公定省之節志物之養洞屬無方及居憂哀毁踰節廬墓以終三年伯氏有貞疾事之如父凡藥餌衣食之供一皆躬給殯斂葬祭情文咸至其子又早死公憫其孀嫠俸祿以置祭田或有所匱必傾儲而贍之敎子弟甚嚴未嘗假以色辭對之必問讀

書勤慢禁妄言語交遊常曰父子雖主恩恩勝則必狎狎則誨不入也莫如以嚴爲先使自幼知父兄之可畏則提撕勸戒蔑不從矣平居恂恂有長者風日必早起盥櫛掃室端坐竟夕無跛倚治郡異績甚多人皆以神明稱之公絕口不自言雖子弟亦不敢問知也與人交汎愛而不設畦畛又能急於周卹寒者脫新而衣之飢者絕少而食之如不及也立朝三十餘年屢試中外自微至顯小心謹畏常以忠清爲立身之本雖冗簿漫訟必頫首盡知不以名位之尊或有所忽不肯爲家人業屢典雄府歸裝輒蕭然時復

稱貸家人或見於色公曰我本寒士少時僑人矮屋子使小奚婢拾松葉易米而食今受國厚恩持粱刺肥亦多年矣忍更持官錢殖私產以爲妻孥地乎且以田園遺子孫何如淸白傳家自龍灣歸茅茨盡捲屋不蔽風雨或勸以易瓦公笑而不答退漁金公鎭商見公所爲每歎曰眞宰相也教官公將請易名于朝謂不佞通家而職太史屬以狀竊惟公之才器德行自有大過人者使公而盡其所蘊治可以垂紳笏談謀謨坐鎭廊廟之上危可以奮威武任捍禦爲國家干城然歷事 三朝非不遇也起家至列卿非不

顯也而其所試常在於治郡按閫之末終未得樹功
名耀事業於一時何哉雖然公進於朝則忠獻文忠
之所薦引也遯於野則辛壬諸賢之所遭罹也退漁
名流也心服之不暇　元陵明主也追憾其未究用
然則雖幷其循良之名而抹摋之固己傑然爲當世
之偉人矣謹撰次如右以竢太常之裁擇

吏曹判書趙公諡狀

謹按公諱明鼎字和叔號老圃林川之趙以諱天赫
爲鼻祖中中朝進士仕高麗封嘉林伯至嘉興伯石
堅又大顯自是以來入我朝六世登文科有諱瑗承

旨贈吏曹判書號雲江是生諱希進掌樂院正贈都
承旨寔爲公高祖曾祖諱時馨郡守贈戶曹叅判祖
諱顯期號一峯被經行薦官止仁川府使贈吏曹判
書考諱正純號石谷以持平當戊申逆變首論賊臣
李光佐配絕島踰年宥還歿於鄉後以公貴贈議政
府左贊成妣贈貞敬夫人公州李氏佐郎公榦女以
肅宗己丑生李夫人將娩石谷公夢大龜以命小字
生而患慢驚而殊家人抱禱于城南石龜移時復甦
乃委諸途鄰人收養之八歲始還家九歲遭李夫人
喪持制如成人公幼穎異四歲學千字文四日畢誦

十三通經史旁及百家不煩長者鐫誨壬子丁石谷
公憂乙卯中司馬庚申除童蒙教官是冬擢增廣甲
科第二例授司導寺直長壬戌被選爲藝文館檢閱
陞待教兼侍講院說書癸亥大射于頖宮連獲三矢
受表裏之賜秋陞兵曹佐郎正郎移拜司憲府持平
時鄭羽良當銓擧洪宇遠李元楨之孫擬寢郎公啓
斥其罪又論賊臣申致雲之罪請削職　上並從之
仍諭大臣曰憲臣近日諸啓快洗臺閣之羞冬復爲
持平趙公重晦言私廟事　上怒甚廢視事六日不
接臣僚公同大臣三司排闥及引見不請趙公罪被

削職明春敍付別兼春秋俄拜吏曹佐郞陞正郞秋
選入弘文館爲副校理旋除咸鏡北道評事以親病
遞除校理兼中學教授侍講院文學因虹變同諸僚
進劄陳戒尋乞養出令龍岡縣翌年以修撰召還中
重試丙科時 御製自省編成公以校理入侍陳戒
曰述編時引接儒臣殆無虛日臣就直五日今始登
筵或恐 聖心已倦編成未一月不能實踐如此況
可爲貽燕之謨乎 上曰儒臣言可謂起予仍賜豹
皮旋除校書館兼校理監印續大典 上親祼 太
廟至 中宗室忽有感愓屢下奮勵之教公後因講

筵奏曰中興一事不必作爲名言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自可漸致然凡事不出於實心不久而必致倦怠未知 聖明自量果能保終如始乎 上曰儒臣言是也予欲勉強以觀其終而精力衰耗恐不能辦對曰 聖體雖有倦勤之時毋曰倦勤如此衰耗如此如此則羣下必有玩愒之患 上曰予有苦心欲使諸臣知之對曰諸臣知之何益 聖心如是也故雖有奮勵之教而羣下或慮其不能成 上曰此言尤直深見予不足處賜表裏以褒之旋陞掌樂院正兼西學敎授秋掌試于湖南除侍講院兼弼

善尋拜司諫院司諫明年春除侍講院輔德　御製
元良勸學文命公持往　東宮陳義勉學公請改書
筵講規論語除註兼行召對定其遍數仍爲臨讀
上令公書揭新規于板以校理夜對奏曰夙夜箴有
曰事應旣己我則如故伏見　聖上辭氣之間頻露
不平此無他治心之工有所未至而然願自今治心
應事一以箴語爲符焉　上起坐曰箴語爲我更誦
公更誦　上稱善翌日御筆書求入則備自檢則昏
將此陳箴提醒夙夜十六字于夙夜箴卷首命公讀
箴　上曰昨聞所陳予心不覺感惕頃以表裏賞之

今又賜此書體予至意隨事提警公對曰 殿下既
自知爲病則其治病之藥何待臣言近日筵席間辭
意以義理則大不可以事體則極乖舛 上方入一
番人調停之說故公言如此尋與三司啓請追奪光
佐等爵 上震怒下嚴敎公進曰明主可以理奪臣
請明陳之臣言若出於黨心則亟誅無赦不然亦宜
少霽威怒平心察納 上曰第言之對曰一鏡敎文
之凶悖一國共憤而光佐爲首相不惟不討乃反擢
長本兵此一大罪也虎龍伏法時以前所援引皆是
誣告納供而光佐之再入相也復以誣告之人還置

逆案寃死之四大臣亦施同律此二大罪也戊申之
變其倡凶而煽亂者無非其爪牙腹心奬擢吹嘘之
類此三大罪也至於泰億其罪與光佐無異而若其
定策門生等說脅持君父無所忌憚此尤渠斷案臣
等之所知者如此故耳不然塜中已朽之骨臣等何
所嫌惡而然乎　上意稍解公仍請還收嚴敎　上
許之兩司諸臺引避並依啓公又以因其避而許遞
有乖待臺臣之道請還收不許仍遞公職翌日　上
謂大臣曰今日朝廷只見此一人尋陞弘文館副應
敎以繡衣廉察沿海圻邑還移司僕寺正冬以書狀

官赴燕復命拜副校理中學教授弘文館應教兼侍
講院司書已而擢拜承政院同副承旨秋坐事謫黃
州尋宥冬出尹慶州府田制久紊公悉量之得剩田
七百餘結每朔望謁聖廟引諸生課誦經史及瓜除
同副承旨閔公百祥爲大司諫討光佐等　上竄閔
公于巨濟遂下不忍聞之教公進曰百祥所陳出於
赤心　聖上不少徐究至下不忍聞之教豈不萬萬
過中乎　上曰近日三司以不設侍藥廳爲罪予實
同入於其中此豈臣分之所可爲公對曰　殿下爲
容護一逆臣欲以身當之乎伊時凶黨與妖宦逆婢

彌滿內外問寢視膳之節 殿下亦不得自由他事
尤何可論此後必勿發此等下教以防邪說焉 上
切責之九月首相金在魯陳劄 小朝請公削黜
上以爲輕命竄三水教曰閔百祥趙明鼎予甚惜之
爲其汨於黨習必欲懲改也後三日改端川壬申冬
宥還明年夏以久廢可惜特拜同副承旨摠戎使赴
御營留陣只使將校聽傳教而直赴陣公以無所符
驗甚踈忽請自後將臣必親聽傳教而行 上命著
爲式旋陞左副承旨九月承命編宮園儀式旣進賜
貂皮耳掩旋移兵曹叅議十二月命爲京畿左道審

卹使明年二月復命稱旨拜忠淸道觀察使行鄕飮酒禮又行習操營牙兵數千多在遠邑公謂非待變意悉以近邑啓請換定是秋大水一路大饑公捐廩補賑穀萬餘又以災結不敷屢請加俵而不能得公曰不可使饑民復困於白徵遂擅分二千餘結民情大悅而公竟就理遇赦宥拜兵曹參議已而湖西繡衣又以軍餉擅分論啓配海南旋宥路出湖西百姓老少羣聚迎于境上曰向非我公吾儕其盡劉乎至有流涕而送之者丁丑夏拜右承旨差 御製編次人時續修喪禮補編 上命公同參校正公言王朝

典禮古經疎缺以士大夫喪祭之禮旁照而行之者多如贈玉帛一節士大夫則主人盥手親贈哭拜而五禮儀則自　上雖隨喪必使領議政替贈非古禮意　上稱是命著令載之是月拜吏曹參議移左承旨尋遷刑曹參議五月以補編勞陞嘉善大夫承政院都承旨旋拜黃海道觀察使時本道有妖巫之變上謂公曰卿其威以鎭之恩以懷之俾寬我西顧之憂旣至界爲文諭坊曲其迷溺不能返者悉鋤之民心遂定海州石潭有李文成公書院及古宅年久壞圮皆葺新之又印擊蒙要訣鄕約二書廣布列邑使

士民講習沿海民多疊應軍役者請于朝蠲其布已卯夏坐微事罷未幾拜司憲府大司憲兼差備邊司提調右議政李公墀言於 上曰趙某有氣力可大用 上曰予亦熟知之旋拜司諫院大司諫副提學金公時粲直言忤旨竄海島 上下令曰有敢救時粲者當親鞫公曰吾職在諫官不可以終嘿遂求對上問其故顧大臣曰昔漢武謂汲黯戇今趙某之戇又不可說也因命遞差卽拜戶曹叅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秋 上親製銘八字命入侍諸臣賡之公以詩頌太康屛揭無逸書進 上曰可謂擧筆不忘

規諫特賜虎皮於前除同知義禁府事尋拜弘文館
副提學因夜對論時弊以設科太頻承傳太多奔競
轉甚害及生民爲言　上曰奔競固宜有害及生民
何也對曰勢家子弟全不讀書年過十五已赴大科
僥倖得中則年除歲遷無官不做承傳之人又不限
年童子備官何以治民今文蔭武彌滿朝籍一二十
年董得一縣故居官之時巧作名色專事剝割如是
而民安得不困　上曰誠然奈何矯之對曰防其流
不如塞其源科舉宜簡承傳宜愼年滿三十始許入
仕則似爲一分救弊之道雷異登對請開言路簡科

舉退又上劄極論如大科講一經小科通小學然後
許赴殿會試皆公所建白也十一月以　坤殿册禮
奏請兼充冬至副使赴燕明年四月復命以準請勞
陞嘉義階尋除刑曹叅判冬復拜副提學　上命極
選國子長大臣以公及徐公志修對遂拜成均館大
司成設講會以四書課諸生一依朱子讀書法又抄
太極圖說西銘敬齋夙夜等箴使諸生誦習後　上
引諸生試講謂有成效賜皐比秋兼同知成均館事
特命仍任大司成九月拜同知經筵事尋特除咸鏡
道觀察使　上慰勉而遣之旣至擇諸生中年少者

二百五十人使誦小學論孟詩書而賞罰之重修聖
廟及雲田書院行鄉射禮又選武士善射者二百人
月試之厚其賞繕戎器鐍庫債務爲經遠之道儒武
皆磨崖而頌因人言遞遷拜大司憲同知敦寧府事
尋拜副提學疏請繼講論語以勵晩暮之工節財用
以備嗣歲之憂賜批嘉納移拜吏曹叅判以編次人
入侍又盛陳財用大匱之狀 上傾聽之明日諭諸
臣曰趙某在副學時固其職耳今以他官言苦忱可
見復除大司成癸未春病遞趙公曮代公爲北伯牒
廟堂亟侵公 上以交承間相較並命削職未幾叙

拜同經筵自此屢有除皆不拜間亦置對自下　上
判其供凡七百餘言逐條開釋公猶不出　上命召
公及趙公至榻前兩解之親寫兩忘字分給之旋除
刑曹叅判公遂陳疏歸鄉　上不省促之還不膺
上命還納榻前所受字公乃入城待罪削職旋叙其
後臺臣林昺遠挾憾投疏以公不思自廢請施屛黜
之典　上怒命拔昺遠於臺望冬又除大司成公以
四年掌陞補試近古無例乞解移漢城府左尹甲申
九月行賓筵大臣禮官請舉　誕日陳賀　上不許
諸備堂亦進前交請公伏不起　上曰諸臣皆請卿

獨不請何也公始進曰臣伏見傳教以今年　聖壽
同於　聖母之丁丑不忍舉賀儀也此教雖過矣其
出於無窮之孝思與甲戌之不受賀禮前後一揆臣
竊以爲　聖壽無疆羣下展誠之日無有窮已今日
奉承　聖教仰伸孝心似或不悖於義也　上曰宰
臣可謂知予心者大臣諸臣不如也十月特除副提
學命入叅朝夕講講罷特除吏曹叅判尋坐國子事
罷丙戌夏除都承旨俄移副提學蓋十年之間十長
瀛館九掌成均國朝所未有也　上重講小學特陞
公資憲階拜刑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都摠府都摠

管旋特除吏曹判書冬坐罷叙拜禮曹判書明年歷
刑判大憲漢城府判尹弘文館提學戊子夏因事特
補亘濟府使旋寢是後拜議政府右叅贊者二藝文
提學 世孫左副賓客禮判者一拜吏判者再己丑
連拜大憲判尹兼左副賓客大臣請遞京兆籌司專
委輔導 上可之時 正廟以世孫開邸公之受知
正廟自此始庚寅三月拜議政府左叅贊夏登書筵
書進程伊川上哲宗疏尾附陳戒語 世孫嘉納之
秋以特進官進經筵有宗臣請進饌忤旨 上却湯
劑不御公奏曰所貴乎講學者將欲踐而行之也今

殿下激惱於宗臣久不進湯劑藥院之啓亦不賜答
正所謂心有所憤懥則不得其正者也開講何益乎
上笑曰誰令趙某入來者謂必有言果然遂進湯劑
謂大臣曰此人素剛直七月入對書筵進新凉勸學
箴　世孫亦製新凉自警箴以答之辛卯春兼知春
秋館事冬拜右叅贊壬辰正月兼右副賓客又進爲
文亦玩物箴于　世孫　世孫喜屬文故因以爲勉
也三月坐前銓曹事被門黜旋放八月拜藝文提學
兼左副賓客一日　上煩惱拜　眞殿還至　毓祥
宮露伏中門外廷臣皆免冠請還宮　上不聽公進

曰 殿下凡有事每恐貽戚陟降今以黨人之故自貶 聖躬露伏泥塗之中其爲貽戚於陟降何如也所謂黨人者皆 殿下之臣子也飭勵誨諭終不悛改則誅竄何所不可 殿下何不高拱御座談笑而處之 殿下平日以古聖人自期未知古聖人亦有此等舉措乎 上色稍霽曰卿言雖如此卿亦曾爲黨論對曰臣若果爲黨論鈇鉞之誅亦所甘心昔婁敬一言漢帝卽日西都臣雖無似何遽不若一婁敬乎 上大笑曰卿且止予有所思卽以步輦還宮癸巳春拜左叅贊左副賓客 世孫賜朱子書一部公

進狀謝三月子德潤中進士　上命公率德潤入侍
特賜　御製詩以寵之四月以弘文提學坐事罷尋
拜右賓客秋拜吏曹判書兼藝文提學時有忌公之
主銓柄文任者嗾臺諫論罷而幷代之其冬　上察
之遂收罷職之命　世孫亦使掖隷存問未幾拜右
叅贊甲午正月以特進官入晝講時新擧賢良科公
進曰賢良科之特設　聖意非偶然入格之文無甚
可取士子之不讀書無蘊抱固可慨而　殿下平日
若有來諫拜昌之德則草野之間豈無直言極諫之
人乎此正　殿下自反處且　殿下所自期在於三

代而恥爲漢唐顧今五十年治化遠不及三代蓋由
於　聖學不懋其實治道不得其要也若使臣對策
則當先責備於　殿下矣　上拍案嗟賞曰卿言直
截賢哉予以築金臺之意賜卿熟馬以表卿直公感
激辭謝時藏樂已半年公請復樂甚懇已又陳疏申
請又言建功二字之日登絲綸大失王言之體　上
下敎歷數公平生以爲三愚命刋諸仕版公榮之遂
扁所居曰三愚堂翌日敎曰言則直矣命給牒四月
拜右賓客　世孫引　文宗故事降手札兼賜生薑
公小亭適成取薑能通神明之意名以通神以識

睿恩六月坐以弘文提學不赴都堂會圈謫喬桐旋
宥乙未春以賓客對書筵進功虧一簣箴奉令賡橋
屏絕句及十二韻排律卽席製進 世孫諭以壯觀
撤屏賜之後又賜橘杯公製進橘杯歌以付陳戒之
意又進歲不我與箴九月特拜崇政大夫判義禁府
事冬坐罷丙申正月製進 貞聖王后玉冊文及
中宮殿樂章二月以焚黃下鄉特除弘文提學以在
外付籤三月 英宗昇遐 正廟嗣位特命蕩滌差
纂輯廳堂上四月差國葬都監堂上連除知經筵弘
文提學製進 貞宗大王諡狀旋坐兼帶尚方事罷

未幾承命獻科弊變通議時 上銳意革科擧之弊欲只存大比盡罷諸科公以爲科弊雖不可不革而諸科亦 祖宗朝舊規行之已久未可猝變不若因其已行而矯其爲弊且 聖上新卽位政法宜務難愼乃獻議以簡科擧試一經親臨面試及式年之分屬講製爲目其本則以先立國綱益勉聖學使一邦民俗咸囿菁莪棫樸之化爲歸旣又上疏中論科弊以及開言路節財用其論科弊曰 聖敎若果以盡革諸科只存大比則聖意所存豈不誠嵬嵬卓卓而臣竊以爲言其事則殆近矯過言其時則不免太早

且變通存革之際或不能一一允當則緣法生奸其
流之弊反不如不改之爲愈新法旣完之後言之無
益事貴有漸戒在太快惟 聖明勿以先入爲主益
加愼重益加諮諏先就見法中從便釐改以救目前
之急若其大更張大變通姑俟 聖學之益高聖化
之益隆從容徐議務歸至當恐爲萬全其論言路曰
粤自代理之初至于臨宁之日所以優容開導明示
來諫之意者可謂靡不用極而筵席章牘之間未聞
有匡救君德之言此殆由於政令施措之姑無可以
諫止者耳然若以古人憂治憂明之意兼付責難責

備之義則亦豈無可規而可勉者耶臣故以爲言路
未盡開也抑羣下之從違必隨　聖意之所向盖人
君臨事定計之後凡有咨詢必以合於意者爲是而
以不合於意者爲非從違之間喜忤立判彼在任使
之列者雖或有別般意見本事之得失旣不關於渠
身之利害　聖意所定誰敢違拂甘自陷於見忤之
科哉由是而雷同苟合駸駸然終歸於出言莫矯之
域則其國豈不殆哉惟　聖明深加警惕必以傳所
謂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作爲聽言之要符無或以自聖自用之意叅錯

於其間則　宗社幸甚其論財用曰若夫節財用一
事卽今擧行皆是萬萬不獲已者撙節二字姑無可
論而本來蕩然之經費猝當此許多事役其東覓西
貸艱辛苟且從可以推知然命令一下有司之臣不
敢淹滯盡力奉行姑未見十分渴乏之形則雖以
聖明之宿諳其弊或不無捱過緩視之慮此甚可悶
伏惟　聖志卓然雖以頃日諸宮房釐革之擧觀之
亦足見　聖意之一出於裁省而臣以爲節財用三
字言之雖易而行之實難蓋其料結棼錯積以累百
年若欲行量入爲出之政則人心波動沮毀百端捨

此而行若干減損之政則又不足爲補益之道此臣
所謂不可易言者也在　聖上必須以衞文侯大布
大帛之心爲心凡有設施必審擇而取捨之其所委
任而責成者又必得剛確諳鍊不動禍福者然後方
可以行之惟　聖明熟量焉疏入數日批始下令廟
堂稟處公遂復上疏略曰臣疏上欵雖論科事而臣
與諸臣之獻議者俱在香案前則獨臣此疏先下廟
堂已是格例之外若其下二段戒在方來惟在　聖
心之存省而本不關於廟堂之覆奏則何爲而有此
命也蕘說之不屑賜荅在臣心只增惶愧何敢抗顔

煩瀆而第此事頗有關係伏惟聖人作而萬物覩德音孔昭朝野咸聳數月之間風采丕變無若丹朱之戒庶幾其更發於吁咈之際矣不幸臣陳腐之談偶未槪聽人將曰彼夫也是雷肆舊僚積幾年侍講者而草草規勉之語尙不得一字之荅如吾踈遯者尤何敢妄有云云則是以臣一疏之故遂閉四方之口其爲害殆甚於訑訑之拒人臣雖萬被誅戮何以贖其罪乎言路閉塞實關有國興替其端甚微流弊甚大此臣所以冒嫌冒死不得不更言者也　上報曰卿疏之批首言盡卿意見則可謂說卿言矣末曰下

廟堂稟處則可謂用卿言矣庶不負卿恢拓地步之
請矣又下教曰重臣再疏自引而予之初意大臣摠
百官而董庶務言路之閉塞當委之臺閣財用之慳
費亦當責之有司是爲稟處之道也蓋欲以重臣之
言不歸於空蕩蕩也於是臺諫李養鼎啓請竄配竄
定州公聞命卽發至配所取周易心經近思錄等書
日夜佔畢不倦是時賊臣洪國榮新有寵威震朝廷
公守正不阿嘗貽書戒之國榮大憾之乘機媒孼遂
抵于罪是年十月特命放還明年秋又因堂疏放逐
鄕里公卽僦居衿川民舍十月丁繼妣李夫人憂大

臣請許入視含斂既成服奉喪歸石谷鄉庄公時已屆七耋猶執喪如禮自戊戌冬哀毀疾作以己亥正月某日卒于廬次壽七十有一道臣以聞 上命還復職秩爲政院所格至庚子四月 上夜下備忘記若曰故重臣趙明鼎卽予舊時賓客也實有甘盤之誼生前所坐元無關於忠逆義理而死猶不得復其爵秩嘗所愍惻于中予之瞿然盡然久而不忘者別有存焉伊時事端巧發於再上疏本之後疏語亦不過指陳衮闕也不幸此疏適促遭罹之禍在朝廷得無訑訑之嫌乎累提此事申諭筵席如使重臣有知

庶感予意也特令該曹復其官爵弔祭等事依例舉
行　聖朝哀榮之典於是而備矣始葬麻田之鵲川
是月移葬于石谷公墓庭子坐之原公之謫定州也
午炊于長湍店舍時趙公暾弟判書公曮以箕伯亦
被搆就逮趙公候其弟于此與公遇趙公問被謫之
故公出二疏示之趙公擊節嘆曰今君此疏可謂盡
老臣之責雖死何憾焉仍戲曰不意君能辦此事公
亦戲答之旣而又遇少趙公於途執公手泣下曰君
此行誠暮年光華視吾百萬贓汚爲如何也公曰君
勿戚　聖明在上觀者爲之咨嗟後有人以北關事

問於趙公趙公曰此事已付之先天矣公之不記舊
怨士皆推服而世亦多趙公之有古人風公勤學好
文雖年老位高之後猶日課誦讀故其爲詩文也多
積博發頌刻立就而紆餘温厚讀之可知爲君子人
也有集十卷藏于家　正廟嘗取覽將刊行遽上賓
而未果嗚呼惜哉初娶昌原俞氏都正嶈女再娶廣
州李氏通德郎觀夏女三娶全州李氏通德郎命翊
女四娶高靈朴氏景赫女皆無子以族子德潤爲子
今咸鏡監司公天資寬重毅確而培之以學識濟之
以才猷故居而事親出而事君行而著於政事之間

者皆綽有可觀志物之養怡愉之容老而不懈終至於不勝喪者如其孝也憂國如家愛君如父言路閉則思所以通之財源涸則思所以節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格君心爲第一義者如其敬也憤嫉奸邪不畏強禦斬截於卞別之際貞固於持守之地至死而不可變者如其直也鋤強植弱察隱恤窮恩足以親人威足以濟事者西京之循良也據皐比之席贊菁莪之化黜僻取正文風丕變人推藻鑑之明士知軌轍之趨者歐陽之致多士也此蓋公行己立身落落之最者也若其室家朋友細行小謹之美言論文

章風流之緒餘又何足輕重公哉祖淳自幼少時夙
聞公名願識公一面而不可得及釋褐而事我 先
王侍諸帷幄燕閒者數矣每語及 英廟晩年人物
先王輒稱公爲眞宰相常曰趙賓客而不名嗚呼公
生而事 英廟遭際風雲之盛歿而爲 先王所敬
重如此嗚呼此古所謂遺愛者非耶謹撰次其家狀
如右以備太常氏之節惠焉

戶曹判書李公諡狀

公諱台重字子三韓山之李始自稼亭顯而其子牧
隱先生文章道義爲麗季名儒旣而當我朝開國

太祖以賓友待之實爲公十三代祖也自是以來門閥益大高祖諱穧文府使曾祖諱廷夔　孝廟爲顯廟始置輔養官而公首膺是選文吏叅祖諱滓遊靜觀華陽之門邃於易禮之學蔭郡守考諱秉哲叅奉妣潘南朴氏吏判典文衡泰尙之女端莊好禮口授書史以敎諸子　肅廟甲戌生公於結城三山里第郡守公有日光照室之夢成童受業於芝村李文簡公公亟詡可之及聘婦家服用稍華麗皆斥退之辛卯丁叅奉公憂哀毁幾不支丁酉中司馬叔氏府使公同赴會闈而工書請爲公書卷公不肯竟自書

英宗丁未丁朴夫人憂執喪如前庚戌擢庭試是科
也試官皆一番人以本朝纂輯廳進　肅廟寶鑑爲
表題於是半場之人多模糊下語公獨擧別錄義理
爲文主試者亦不敢黜焉時主文子居魁臺言涉私
公以榜有人言不膺堂后命已而單薦入史局不果
行有沮之者也甲寅因大臣筵白陞六除正言卽遞
入繡衣抄啓不膺下吏乙卯拜持平疏申前執仍論
朝廷上廉防壞喪大小臣僚一以耐恥容身爲計凡
有所遭觀其疏則或曰鐵限在前或曰死不敢進朝
發言如此夕已就命此套成風視若當然又言忠冤

莫白讒誣肆行宮掖近戚未脫暗昧之案　先朝元
老尚在丹書之籍懲討弛緩而漏網者滔滔陰陽混
淆而趨利者營營疏入　上怒甚夜五鼓召公入厲
聲問宮掖近戚誰也對曰徐德修也　上曰德修事
乙巳以後毋敢言其寃者何謂暗昧對曰毋事　坤
宮置德修於辛丑逆案非臣分所敢仍奏曰辛壬事
尚忍說耶鏡夢輩糚出逆虎告變鍛鍊成獄誣作爰
辭忠臣義士駢首就戮語未究　上呵之曰吾使爾
說此耶又問　先朝元老誰也對曰辛丑四臣也
上曰兩臣旣復官何謂四臣對曰兩臣雖復官金昌

集李頤命尙在罪籍復官者亦未復諡於是 天威震疊迫責摧折多有人臣所不敢聞者葢 上意於調停之說務欲包容凶徒赤子龍蛇凡廷臣之語及辛壬義理者輒以黨論誅罰之依阿成風士類咋舌至是公倡言不諱 上心觸激將處以極律傍觀爲之戰慄公侃然進曰鈇鉞湯鑊臣不敢逃但金昌集事大凡當大事於危疑之際者多被交搆疑間之患是以古人謂雖有手書亦不可信眞經歷之語也上又厲聲曰止處分爾一張紙足矣所召見者爾曾入翰林單薦故欲知爲何狀人耳因轉怒曰蔑君父

爲黨論則爲官爵耳公復進曰臣登科今六年矣若
住京洛干當路迎合 上意何所不得今爲非親非
舊既骨之金昌集觸犯 天怒欲爲官爵計耶臣不
知爲黨論只知有 君父故進言於君父之前而已
遂命黑山島圍籬安置正言洪啓裕疏救之亦被竄
黑山遠而惡瘴霧如雨虺蝮雜於居室從人皆愁悴
涕泣公獨無幾微色舊多鬼或白晝迷人及公至遂
絕島人至今傳頌丙辰撤籬移配于靈巖居八月因
邦慶宥還丁巳敘拜正言自是連拜兩司春坊皆不
膺戊午朝廷欲以外職勉出除慶尚都事又不就庚

申拜持平時　上心亦稍悟燬辛壬誣案復金忠獻
李忠文官而賊臣李光佐旣致仕猶偃息城闉　上
眷不替居三司者見　上眷不替噤不敢聲討公不
勝憂慨從縣道上辭疏有曰春初處分以來義理將
伸而未伸懲討當擧而不擧廷臣遲疑等待惟望
聖上之獨斷先正四十餘年手劄固不可復見於斯世
而亦豈料委靡頹敗之至於此極若非班資崇卑之
是計淸要先後之是競　殿下之廷將無一事可爲
今宜收聚剛方正直之士布列臺閣上以補闕拾遺
下以繩愆糾繆以著光明之治是日三司始討光佐

而三從弟副學公以東壁主張　上疑三司之啓亦
出公意以迫諸臣惹事切責之援畀甲山府儒臣臺
臣連疏救不得先是都堂會圈公並入於吏曹錄至
是以偏論不公命革吏曹錄後有請復舊者　上曰
復舊如李某者爲之矣是秋相臣請宥明年叙拜副
校理四五年間除拜殆無虛月歷陞應教輔德兩司
亞長間除都廳皆不出疏辭輒引言不出身不出之
義丙寅淸人設新屯於芷牛峭將退柵三十里朝議
遣別使請寢以公爲陳奏書狀又不起　上以事關
邊憂勉之公不得已肅命入侍乃乙卯後初筵也

上追悔往事以示慰藉問曰彼若不準我請爾將何
以處之對曰此邊疆利害非　宗社大事也若一年
二年期以埋骨燕山臣未知其可也　上深然之舊
例宮中貿易燕貨常在包外象胥援例言之公正色
曰吾之職在準法爾敢言法外事乎翌日忽有紋緞
禁貿之令仍命公商定禁條是行也裝甚簡從人亦
不備數竣事將還朝廷新定比包式使書狀搜驗於
柵外公留柵外二日包運不至公曰執法之官豈可
待包貨遲留遂徑渡江坐是承拿命蒙放卽歸鄉廬
尋以勞承錫馬之典丁卯陞拜東萊府使以與倭人

私讎呈遞尋拜義州府尹不就置對俄命以外補例
赴任猶不膺卽其地定配宿疾沉劇大臣陳狀宥還
明年叙拜副應教旋擢同副承旨卽遞已已復拜東
萊府使申前辭遞因事逮至京差備局副提調卽日
投疏歸又被逮謫補甲山府使庚午移拜全羅監司
時公秉執彌確望實俱隆雖素嫉者無得以疵議而
上心亦頗注向每筵席詢問廷臣交口薦引廟剡銓
注必推公爲先公入京疏辭略曰臣自少寡諧與世
不能推移麤躁迂僻之誚乖激狷滯之目已播於出
身之初加以一再妄言重激　天怒則舉世相傳指

爲怪物臣之所以爲臣固一而已夫何近年以來毁譽忽變憎愛相半至於聲聞素昧面目乍接之人亦以寬平忠厚等目交口慰薦之不已雖以則哲之明猶不能無動於屢至之言儘如言者之言昔之龎僻者寬平乖猾者忠厚刓方爲圓雖以爲善變自獨守之君子見之其改頭換面鄙賤可惡殆無異於穿窬者也疏入不許乍四旋放督出百方公待命金吾堅不動竟補珍島郡至郡宿症復作筵臣以聞 上顧承旨曰李某今番處義亦似有據往時事予至今悔之予之悔之某必不知宜錄示筵說俾知予意 聖

敎諄複凡屢十百言而至擧公年甲有老君臣之敎

蓋 聖誕在甲戌公亦同歲也遂解謫歸未幾 上

有瘇候幸温泉公以行朝祇迎有古例進伏路次

上歷問祇迎諸臣姓名至公喜甚曰某亦來耶因命

擬試官承命考試繼又特授兵曹參議疏辭不報命

以師律拿入諭之曰今降職爲衛將此與譴補同其

敢辭乎公不得已於帳殿謝恩方始拜忽聞殿上宣

呼衛將還寢以兵議唱臚公念倉卒不可強辭遂畢

拜移同副承旨命先隨駕後肅謝陪扈至京上疏陳

情而遞公嘗言伊日事曰在島邑伏見筵話感激叩

謝之心消鑠不得暫膺試命亶由於此陪還京師退
守私分於進退之節恐無大妨於君臣之義似爲得
中未知後世謂如何也又拜全羅監司辭遞還鄕自
是連拜承旨判決事大司成戶兵刑工叅議皆不就
癸酉往叔氏丹陽任所覽四郡諸勝仍遊楓嶽轉至
嶺東承黃海監司除旨復還丹陽將入城控辭　上
慮其又不膺欲以特補爲命大臣言以三品官補二
品尤恐其不欲出　上爲寢之及至京恩旨愈懇有
欲一見面之敎於是公乃肅命旣登筵　天顔喜甚
首而咎悔曰往事出於不相知次及書狀時已知爲

國之誠又諭以温幸隨駕後恨不能遂使立朝公略
陳情勢之不可強筵臣以楊前辭職違例駁之 上
笑曰毋今次必用而後已公逡巡退伏 上謂公曰
予欲必用卿卿何過辭卿與予同庚君臣俱老雖欲
事之亦幾何時海西之民今將盡劉卿往弛予西顧
憂公感激起對曰 聖教至此臣何敢言辭 上卽
席授符仍使辭陛復問將何以爲治對曰上下之不
相信久矣廟堂不信道臣道臣不信守令如此而何
事可做痛祛此習爲今日急務 上曰此一語足了
海西事臨退 上目送曰豈但海西朝廷始得人筵

臣皆賀是歲海西旱極而澇逢大侵本道水田少旱田多旱田例不報災公悉以災啓聞廟堂執不可公輒引辭陛時所陳以請竟蒙準許行部雖山僻海曲靡不躬自慰撫布宣德意飭列邑賑政必先四窮營下用富鄭公青州舊法設帳幕具饘粥以待流丐於是全道賴活甲戌陛拜平安監司辭不許時物議紛然謂不宜前赴公笑曰受命於海西逃遁於關西非義也既至舉大吏尤無良者懲之親戚之相訟者必先治其敗倫之罪吏校之行賂者痛加禁抑威化大行昇平久壯十部半虛伍獨收布軍多富戶而額漸

滋公遂移其軍以充之又大出錢爲軍裝如其數設典司者令可久自是願入者多修沿江列邑都試之規登慈母山城曰形勝足以控制遠近古人分平壤武備之半儲此城良有意也遂繕其雉堞廨宇軍器而一新之長慶門地最卑江漲水輒溢入城壑人居築石爲巨堤南水門亦低陷橫潰並築拒之水患遂息營債爲市民痼弊勅庫又多逋公悉別其久近蕩減之舊例有別備錢三萬緡公謂此事猶唐藩鎭羨餘之獻 聖朝不宜有此及瓜疏寢之凡修舉之費皆取辦於此復捐俸以足之前後共十八萬餘緡而

公貨不與焉是時八路綿荒朝令發營儲綿布散賣幕僚及家人皆不欲公曰今綿荒如此以五萬疋散之貧民蒙其利吾豈慮異日無形之謗不爲國家施惠乎遂悉賣之公按海西時柄相之兄與姪爲邑宰不善公黜罷之柄相深銜之憚其名不敢售及公歿一按使受柄相旨欲追搆公究問當時幕屬竟無所得勑使過境供饋豐美軍衞整肅勑使問道伯姓名竦然曰是某年不挈伴倘之書狀官耶戒其下毋敢需索 毓祥宮收稅奴橫於關西公痛與杖逐之奴歸訴於 上 上責之曰李某視官爵如弊屣吾艱

致之藩任誰敎汝作挐耶丙子遞拜禮叅同經筵
元孫輔養官又差備堂以病替納符 上亟召見迎
語勞苦曰自今毋下鄕爲我輔養 元孫故事相見
禮必擇日 上命卽日行之曰人君造命命出之日
卽吉日也旋以 陵役勞陞嘉義棼黃歸鄕連拜刑
吏曹叅判副提學左副賓客有陳賀將入叅至洪州
病作上疏自引而至賀日擢拜戶曹判書命下兩班
聳然公疏辭不許連下敦迫之命公愈惶感將行謂
家人曰海藩膺命良幷獲已釁在副學欲諉病間入
謝盡暴所懷旣不果誤恩轉加已責愈重今若一疏

梗生自爲身地義有所不敢只當今日進一言明日白一事務積誠意以啓　聖心而已遂與屏溪尹公鳳九副學金公時粲往覆論時事所宜言爲囊封而行雖家人不敢問也及京病猝劇殆不能省人其譫囈猶憂愛語也疾既革除藝文提學家人以告公有惕然色口中微呻曰過矣以十月十三日卒於寓邸壽六十三殯斂勿用緞錦勿立神道碑遺戒也訃聞
上震悼隱卒吊賻皆逾常格特命存恤諸孤長子待闋服調用三年給全料既又臨朝屢歎惜其未究用邦人無知不知無不咨嗟太息而兩西之民奔走啼

泣曰我公逝矣誰活我百姓十二月合葬于結城三
山面木峴某坐贈貞夫人墓夫人安東權氏府使誠
女判書愭孫後配貞夫人密陽朴氏贈叅判道源女
有七男四女長男復永蔭判書次得永文承旨次克
永蔭都正爲第四弟后前夫人出也次直永次翊永
郡守次學永府使次牧永縣監女長徐迪修次府使
尹羲厚次判書金文淳次府使金麟淳後夫人出也
羲寅判官羲賓羲民女生員沈學之庶女閔百咸長
房出也羲文府使羲雲縣監羲淳生員羲臣羲年女
縣監朴宗龜二房出也羲元羲坤叅奉羲温牧使女

縣令金世淵三房出也羲龜羲著判官四房出也羲蕡武五衞將庶子五房出也羲先縣監女承旨金敎喜六房出也女適洪陽燮七房出也皆公孫男女也羲元子道在今吏議羲坤子大在奉事常在今縣監時在今縣監羲溫子綱在今郡守羲淳子祿在監役羲著子龍在叅奉羲先子昌在今奉事景在今直閣皆曾孫之立朝者其餘內外孫曾玄幼者幷不錄公秀眉目踈髯風儀峻整氣像祥和人望之敬憚就之懽悅穎悟天成六歲聞已亥禮論已已凶壬事己能下別是非十歲時在其內兄座座客皆自中望士語

及偏黨衆論崢嶸公輒曰楚之貴戚大臣因惡吳起至使矢集王股豈可不謂之逆乎一座語塞及游師門識解明透志業宏大常曰天生男子豈徒具七尺身天下事皆吾分內也徵時意不在仕宦與權夫入約優游畎畝壬癸年間見國勢綴旒憂憤甚欲出而有爲及丁未則又索然矣戊申變作公在三山守制隣民之赴軍者來辭曰小人此去生還未期願托妻子於公揮淚而行公不覺汪然出涕曰彼無知者氓猶知赴國難吾以三百年世祿之裔不能與國家出力安用生爲感奮者屢曰公决科之意蓋原於此云

公姿性宏厚公明不欲以一德自命故律己淸嚴而恥爲皦厲持論方正而喜主寬平見人之善若己出聞人之惡惟恐露淸濁酸醎咸囿度內雖異趣者其人苟可稱亦樂道之交際酬接之間有可以感服人者謫甲山也按使卽沮敗公翰薦者一見與語半日而別別而惓惓月三四書問不已出疆也副使亦嘗疏叅公者欵服稱悔以托平生之契回路出其未葬母之子拜焉臨齋尹公嘗論此事曰子三有過化之妙語雖諧實心服也公遯荒二十年名德爲一世準則士友間是非得失必正於公兩宋從享位次久而

未決公與從叔奉朝賀公貽書洛下諸公議遂定調停論行之後朝論殊緩峻有東南標榜之目公謂其人皆國邊不可使之乖裂每入京調劑勸諭俾不至大乖時象之賴公維持者實多也篤於天倫事生喪死必敬必誠再莅藩臬深以不洎爲痛墓道及祀享極其致隆每封祭需必整衣冠親莅雖甚病未或廢也與諸昆季湛樂作童幼戲嬉以相娛伯氏郡守公長一歲承事不敢少忽嘗得葦魚兄弟將羣嘗之叔妹朴孺人手治之傷指出血公曰奈何以悅口之累致傷同氣之膚乎遂不食平居安分無適夏絮冬葛

不以爲病疏食方丈處之如一檜巢金公信謙嘗歎
曰世之忽於衣食者多勉强若某公特不屑於意此
政人不可及處自少及老無寸土數椽而處之裕如
人有問者答曰爲伯氏率下甚便及郡守公歿與伯
姪同居者又十餘年在藩時或以家産言公曰按藩
非素志也况可營家立産乎伯氏宰金山鄭公益河
以按使爲公助子婚公謝曰受之固有名家兄已粗
具又受之是貨也不受近世之言淸德者亦尠有公
匹其治藩崇學校闡孝烈禮衿紳育人材以名敎爲
先存大體去太甚略眚災賊故犯以寬簡御下殘蔭

冷武未嘗輕置下考其不得已者必貽書致慰助其行資雖素昧身故或遭艱使褊裨主其喪問其逋雖多代償之有老蔭而疎於吏治者公曰大事吾爲之代行小事恕之使保其廩俸以奉某公之祀不亦可乎周難恤窮施若應響故求丐者歸常如市舘舍至不能容廩俸亦不能支毫無厭苦色公強記絶人少時所記誦至老不忘爲文詞條暢贍敏章疏雖立就皆得告君體於詩律尤不屑而有時酬唱調格高絶爲識者所歎賞顧未嘗留草也公自在韋布已負公輔之望旣通籍朝野覩之如祥麟瑞鳳莫不日望其

登庸既而有乙卯黑山之行則時不可有爲而顧士類之屬望愈重公嘗自歎言始吾釋褐自期無甚高遠但欲正色立朝隨事獻替而已一疏狼狽輾轉鄰棘一身行藏亦未知何以稅駕也方公自靖之初時相有諷公者曰三司之有情勢者或由春坊而進或因外任而出如軍門郎與官職有間三者盍擇焉公曰不就三司而求進於春坊實犯春秋君老不事世子之義不敢爲也外任憂菽水者或爲親屈豈可以妻子之累也軍郎吾族叔嘗云經幄之臣不可作大將私人吾嘗謂其論不易也庚申後宋相寅明自稱

補過使人致意公笑曰爲我謝相公行事合於義乎
吾當斂袵相從何必私致意然吾自少稔知公規模
誠不敢深信戊辰陞資後 上必欲督出炎海荒
徼謫補相繼公所守愈確議者以公占地過高而有
勸痛陳所懷以定去就者公曰人臣無自絕君父之
義謂我以乙卯 上教自廢者不諒人者也擬我以
縲墨出處者過於分數者也謂宜一陳所懷者雖近
似亦非知我之言也蓋乙卯疏意在匡救本源以明
大義遽致磯激非擬被罪也庚申疏當義理粗伸之
日時論觀望故辭職之疏略入數語又嬰 上心之

煩惱前後疏皆無補於事徒使 君上增成過失可
勝歎哉自此以往惟當守身不出言不出之訓然
上心如不欲舍我亦何敢苦辭第臨之以威武誘之
以榮利則死不敢奉承耳 上久亦默察而驗之始
疑以黨習者終覺其本於忠直初認爲矯激者晚知
其爲不可奪之節 聖心確然擬以大用誠禮愈勤
契合方隆公於是無可辭之義自非讜言直道積久
孚感烏得以有此矧若囊封中所欲言皆 宗社安
危世運興替攸係當時有識之所隱憂永歎而不敢
發者公獨筆而書之毅然不疑天不奪公之速使其

一陳甦纘之前君德可尊於三古民生永賴於萬世其至誠血忱至此又大過人矣孟子曰大人者格君心之非公庶幾焉公與金公鎭商尹公心衡不仕則同所守各異尹公主不合則去之義公則不然以爲誠心事君不得則止可永守苦節自廢一身非活法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君上若欲用我豈無積誠挽回之道景平一味引退　上亦任其放散爲景平地猶易吾則自以謂誠力所到時無不可而　上亦不便捨故吾所處尤難景平尹公字也公與尹公爲平生之友凡言議好尙靡不相同獨去就

之迹不苟同如此後生末學之論兩公者不見其所同只見其所不同不疑其果哉則疑其幡然豈理也尹公之不出忠愛也公之出亦忠愛也特所遇不同耳禹稷顔淵易地則然車輪鳥翼顧可以偏廢哉公嘗論呂晩村華夷之分嚴於君臣之義之說曰爲晩村者論以事勢必不可成然中夏之不可變夷夷狄之不可主夏此義炳然若人人講明此義一人盡一人之力二人盡二人之力一村一邑以至天下皆然而已成敗利鈍本不必較量論宋文正事功曰尤翁以明天理正人心爲已任使東土數千里之人能知

左袵之必可恥皇朝之不可忘朱子之不可侮雖異
類害正憯毒於當時者亦不敢肆然而背馳是誰之
力也可謂功不在禹下論老少分黨辛壬忠逆曰凡
講義理當先看其頭腦韓趙諸人未嘗非名類而不
見大體自取竄逐四大臣爲國盡忠至於殺身何可
苛摘其節目間事至於五人雖非中行要之皆國邊
人在國家可褒不可黜噫眞可謂知其遠且大者矣
公治命勿請謚七八十年之間士論沸菀咸以世無
謚法則己公不可竟無至　當宁壬午大臣始筵白
上可之道在乃以狀屬祖淳竊惟公至誠愛君忠言

剴切類陸敬輿進退皆憂領袖士林類范希文信道不回謂天可正類涑水公閱歷險夷爲一代完人類劉元城世之君子有考於斯庶可以知公之全德謹告于太常氏

靖陵叅奉贈吏曹判書金公謚狀

公諱富弼字彥遇自號後凋堂金氏出光州新羅王子諱興光知國將亂遯于光爲民是爲鼻祖至孫諱吉佐高麗太祖爲三重大匡司空自是昌顯至十三世少監務當國初徙居于嶺南之安東卽公五世祖也曾祖諱淮贈叅議祖諱孝盧隱居禮安之烏川有

操行贈叅判退溪李先生銘其墓父諱緣監司號雲
巖嘗以諫官論竄金安老爲其所中與晦齋李文元
公同被斥逐卽文元所謂志契斷金獻替同襟者也
母昌寧曹氏國子生致唐女以正德十一年丙子生
公幼與凡兒特殊及長服襲義方無子弟過嘉靖丁
酉中司馬聲名出諸生間同舍生有枉罹法當死公
見大臣爲言其狀得免死甲辰雲巖公卒明年　孝
陵昇遐明年服闋遂棄擧業入則奉太母李夫人及
母夫人以禮出則師事李先生甚謹不以外物經心
旣而植松栢于庭扁其堂曰後凋人莫原其意也嘉

靖末朝廷聞公行義始調祠官不起隆慶戊辰又除
孝陵叅奉李先生時在都貽書勉出公以詩答之曰
爲向山雲寄一語何心藏壑又升空雲言舒卷雖由
我亦在神龍變化中蓋寓諷也已已又除　靖陵叅
奉亦不膺李先生有詩曰後凋主人堅素節除書到
門心不悅坐對梅花冰雪香目擊道存吟不輟後朝
議將以六品職待公不悅者基之不果萬曆丁丑十
一月考終于寢遺命勿用官銜享年六十二踰月乙
未葬于安東金鶴山向東之原配晉州河氏尚瑞直
長就深女也無子以弟富儀子垓爲嗣登第入翰苑

壬辰倭變以義兵將卒于軍贈修撰是生四子曰光
繼敎官曰光實光輔光岳自是繁衍至于今八九世
勝冠屢百入公生平簡於著述又不存藁至七世孫
瑩始裒輯若干篇藏于家公姿性孝友剛正制行謹
嚴其在雲巖公憂杖而後能起執禮一遵古儀其後
喪太夫人及母夫人亦如之鄕黨莫不稱服晨起必
拜廟四時必有祭祭之日必沐浴致潔至老不懈視
兄弟如手足富儀晚患風痺公每垂涕救護女弟朴
宜人歿却肉至服盡朔望輒爲位哭中堂恩禮之篤
人所罕及待人賢愚各盡其分善者傾與之曲者正

色責之無所容貸故隣黨朋儕或有過差輒曰後凋知否敎子弟必以孝悌忠信爲先嘗曰學問當以孝悌爲本又曰眞心爲善乃眞善如有毫分修飾雖善亦僞也　仁宗在東邸令聞夙著八方延頸公早游太學以策名淸時爲期及龍馭猝然上賓則公摧沮慟冤不復有當世意每年六月晦日必入居仁山墳庵徹曉哭嘗有感誦屈原岳飛傳遙憶河西聽松翁之句其悽切慷慨之心有不可掩者矣初李先生講學于鄕長公十五歲公始朋友之旣又長少之末乃執弟子禮登門請業論者謂苟非知足以知聖人不

能也而公猶以晩覺爲恨也及李先生卒公素衣素帶素食行心喪一年與弟富儀堂兄富仁堂弟富信富倫表從琴氏兄弟並遊李先生門居又同社日夕相聚非談詩論文率辨說義理以勉德業以規過失以至婚喪吉凶無不相質相佽而行禮義忠信遂成其俗寒岡鄭文穆公嘗歎曰凡人一家難盡善烏川一里無非君子人者公爲學主敦本務實及登師門聞見愈精正平生着力在心經一書每瞑目端坐心究體驗有會則欣然忘食侍李先生講論有時侃侃守已見先生亦往往舍已而從之故與公書有曰晦

庵書疑辨處考據甚的深荷深荷又曰向日面究終有不快於心得而乃知之與他門人書有曰彥遇諸人共讀心經多所開發方知昧誤處不少其見重於師門如此今 上丙子嶺南儒生上疏陳公道德節義之實請贈爵諡事下該曹轉廟堂未果行己卯儒臣李彥淳上疏申請大臣奏請特許於是贈公吏曹判書兼銜如例公後孫爾儒以狀屬不佞嗚呼今去公世且三百年其邃學特行爲其子孫者尙不得以詳傳況他人乎不佞曷足以闡潛揚微雖然諡者節惠也公問學中人也其造詣之妙非人人所得以測

況人人豈足以輕重公哉惟賢者之言可以垂百代而不泯若是乎節其惠而確據之有素也公之生也退溪先生贈公詩曰義同自直蓬麻植樂似相宣金石聲愧我久昏神鑑炯憑君新操玉淵淸此退溪之所推詡也公之歿也栗谷李先生與人書曰戊午秋拜後凋於陶山累日講討義精仁熟彌窩彌堅今已易簀斯道淪喪正義湮沒此栗谷之所歎傷也兩先生皆東方之大賢也其識公必有眞其擬公必有倫又誰能易之哉嗚呼其偉矣若夫公車之永廢除書之不赴其跡如聽松公六月仁山之哭其跡如河西

公夫跡者心之踐也執跡而徵心貞確不移之操同時諸公之謂之與日月爭光者非過實也謹狀如右以俟太常之裁擇

大提學李公諡狀

公諱鼎輔字士受自號三洲李氏籍延安唐中郎將諱茂之後至本朝樗軒文康公諱石亨始大顯四世而有左議政月沙文忠公諱廷龜以文衡撰壬辰辨誣奏天下誦其文寔公五代祖也高祖吏判典文衡諱明漢號白洲諡文靖曾祖諱一相號靑湖官禮判諡文肅亦典文衡國朝三世典文衡惟公家而已祖

諱成朝僉正贈吏判考諱雨臣叅判贈贊成妣贈貞
敬夫人南原尹氏承旨彬之女公其仲子也公以
肅宗癸酉生幼有英氣文才夙就未成童能爲儷文
辛丑中進士 英宗甲辰除 翼陵叅奉尋棄去壬
子擢庭試丙科明年春薦爲檢閱歷待敎陞奉敎每
入侍舉止安詳記注精敏丹巖閔文忠公見而歎曰
眞史才也時 上入彼此調停之說忠逆未分賢邪
雜進章奏間語有涉時諱者 上輒留不下公慨然
曰是不可不以職爭疏請出付史館人謂得體丙辰
陞兵曹佐郎正郎於兩司爲正言持平獻納執義入

弘文館爲修撰校理應教間拜文學弼善京畿都事
校書兼校理漢學四學教授又薦爲吏曹佐郎陞正
郎通塞一主己見不爲衆奪一時名士多歸之而忌
嫉者亦衆爲正言也上疏力辨建 儲大臣之寃仍
言東萊府使具宅奎凶逆血黨不可陞擢請改正
上下嚴批罷其職爲持平也因臺吏被刑疏言 殿
下於言者不惟不用其言摧折之不足則迫逐之慢
罵之不足則僇辱之末乃移怒至於嚴刑臺吏輕侮
臺閣無異奴隷言路塞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又上
萬言封事極論時弊十一事其論蕩平之失曰 殿

下批出蕩平之目不究其是非忠逆之分一以官職之互對言論之糢糊爲導率調劑之良策於是乎在下者靡不迎合隨時反覆之風已成俗套收用不逞負罪之徒則輒曰體 聖上滌蕩之意或有排斥防杜之論則輒曰違 聖上消融之志入而告于后則曰蕩平有垂成之望出而語于人則曰蕩平非可行之道 上有過擧則陽爲匡救而陰主激動下被譴罰則內實甘心而外若救解伸理之典不分義理而必付蕩平治逆之律罔念緊歇而亦用蕩平所謂蕩平徒作時輩固寵濟私之窩窟以至衣帶器用亦有

蕩平之稱廉隅壞而官方亂名節墜而讜直消色目
之外又添色目昔之二黨今爲八九病國之害有甚
於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　殿下以蕩平固當如
是恬然而不悟耶抑或自知而聊復如此耶是故稍
欲自靖者不肯染跡於其間其或迫於嚴命黽勉供
職中心則仇敵也其論則楚越也何以責其同心共
貞以濟國事耶疏入　上震怒下批切責又因衣帶
之說屢下未安之教公卽自引而遞疏竟留中後再
除而公又疏伸之曰臣妄觸時諱前後筵臣迭相非
斥至其動於禍家希覬甘心之說危怖極矣論事之

道當觀義理所關豈有爲人所動之理哉自古進諫於君者或有探陳風謠者則臣亦竊附其意近來閭巷之間以黑白之出於五色之外醎甘之出於五味之外者輒稱以蕩平蕩平之作一俗諺可知臣豈敢以所無之事妄陳之哉 上不悅亦無以罪也爲校理也乙巳舊人稍稍自引去而有鄭玉者爲臺諫引他事以中之公因災異陳戒又斥玉傾訐事 上方怒在外諸臣命削公職爲應教也 上方講易泰卦公進曰今日朝廷亦安知無小人進退之機不可不審 上知其意有在特命重推有輕薄子挾人勢橫

甚匿妖妓於家法司欲追繩而吏不能捕公適爲憲官傾府屬圍其家其人計窮造門哀乞終不聽　端敬王后復位以都廳勞陞通政拜刑曹叅議居數月民知有畏歷承旨兵曹叅議叅知出爲水原府使公議請築府城與禿城相犄角請戰馬之在洪原大阜兩牧者以壯軍容又陳民田虛稅之弊蠲之民立鐵碑頌德辛酉入爲副提學歷大司諫大司成是時公同堂三兄弟並列淸要臺臣李善泰以招權主言議搆之　上斥善泰公力辭遞尋拜禮曹叅議副提學坐罷叙拜兵曹叅議爲副學也當館錄而趙公重晦

嘗論私廟事大忤旨人有爲公慮者公曰禍在未然
義在當取吾爲其所當爲者而已癸亥遭内艱翌年
又丁外憂服闋連拜刑戶兵禮四曹叅議副提學大
司成丁卯爲承旨時一邊人欲停逆臣光佐泰億合
啓公於筵中斥之甚嚴　上特遞之戊辰陞咸鏡道
觀察使公以北俗蚩頑不知敎作警民一篇刋布州
縣使民誦習明年病遞入爲副提學同義禁副摠管
左尹庚午拜都承旨兼帶備堂舊例生員進士會試
必擇諸生之有聲名者爲榜首自許增榜廢其䂓公
惜之因事爲　上言忤旨補仁川府使旋收還爲禮

曹衆判　上以三司討逆非蕩平之意屢拒猶不止
遂猝幸　懿陵伏陵前泣不起大小從臣皆泣公植
立班中獨不泣高聲呼曰日已暮大臣何不趣駕還
上意甚恨之顧近臣曰彼獨不泣是無臣分也公不
自安求外宰成川有女子訴曰妾兎山人也府下某
姓人丐良人錢不還良人將責之至此月餘不還請
自官跡之公笑曰汝自失良人何與於官麾之去潛
召某姓人問之對曰人與錢俱還已月餘矣公察其
異命囚之獄寂無所問一日忽徑造其家命吏發園
北屛處死者在壘石下因具獄論某姓人死成人以

爲神入爲右副賓客甲戌陞資憲爲判尹都摠管尋
移刑判明年爲右叅賛禮判以　仁嬪封園都監堂
上陞正憲　三殿上尊號又以都監勞陞崇政歷判
義禁知經筵同成均工判丁丑連除弘藝兩館提學
世孫師守禦使二月　貞聖王后昇遐未幾　仁元
大妃繼陟公兼行　兩魂殿堂上陞崇祿戊寅拜吏
判知春秋因事陳書見罷叙拜判敦寧其在銓曹選
舉清峻士論翕然壬午入耆社尋特拜大提學上疏
懇辭　上使讀而聽之曰眞文衡疏也癸未以　上
壽七旬推恩陞輔國階秋復典文衡至是凡三拜矣

公自陳年老辭盆力 上許之自是優游西樞者數年公素解聲律樂譜新詞多公所自製而別業在鶴灘上每暇日携琴歌一棹沿洄詔顔炯晬望之若神仙中人丙戌五月寢疾卒享年七十四 上震悼隱卒如例命促易名之典葬于陰竹縣釣堤負辛之原有文集畧干卷藏于家初配驪興閔氏縣監承洙女繼娶恩津宋氏參奉相允女三娶宜寧南氏漢緯女並無子取從父弟憲輔子健源爲嗣文科注書一女尹顯東閔出也健源又無子而歿宗人立族子喜秀爲後公英秀貞剛精采動人峭亢寡言笑每上殿論

事侃侃無俯仰態　玉色輒爲不怡讁之必稱悖慢
公亦不動然諒直之辭忠愛之誠藹然自著故　上
心雖苦之恩眷亦終始無替也篤於孝友其在父母
側常效嬰兒戲及葬居憂公已老矣衰絰不脫哭泣
不懈以善喪聞與季氏判書公友愛絕異一日不見
則思戀形于色旣貴矣衣食親爲之經紀疾病則憂
遑之色有足感人者與人交邊幅不設然諾必踐雖
在卑賤亦無忽焉天性然也蓋自簪筆之初慨然以
名節自礪將以尊君德張士論及時事日非士大夫
趍向日卑則雖委蛇朝端黽勉供仕然淸介自守未

嘗同流而合汚也少時博涉經史而酷好尚書每讀至鷄鳴不輟暑月褌衣腐爛而不覺也詩文贍敏有骨氣尤長儷文諸公皆推其能長國子作成有方主科試一毫不容私世稱竹泉金公後一人云公卒之初 元陵飭與謚而未果其後公家零替又未遑也喜秀始將請之以狀屬祖淳謹撰次其大略如右

安豐君謚狀

謹按公諱烍字輝遠 元宗大王別子綾原大君貞孝公之曾孫貞孝公諱俌有忠義大節事具宋文正公所撰神道碑祖靈春君諱涎考昌恩君諱權妣全

州郡夫人柳氏寔忠臣府使贈叅判諱秩之玄孫而其考曰通德郎諱春植以　肅宗大王四十五年五月十四日生公公生十四歲　英宗大王八年授安豐守以殿講居首陞副正以宗學講居首陞階明善又居首陞昭義封君　莊獻世子薨拜守墓官陞中義明年陞承憲又明年復命陞崇憲間兼五衛都副摠管以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終壽五十二訃聞致賻祭　王世孫別遣人問喪恤孤　正宗大王臨御命追施禮葬之典錄孤之恩後又命特贈嘉德大夫又命旌其孝公初葬廣州三政洞屢啓暨坡平郡

夫人尹氏合窆于治東十里導麻峙先塋右岡負子之原尹夫人士人鼎復女生一男一女男厚瑾蔭都事女適縣令金載七孫男一人復鉉前郡守孫女三人嫁爲士人妻外孫男三人婿一人內外曾玄男女若干人公詳順孝敬淸愼端慤秉心以禮接物以忠而家而國有始有卒而其於愛親天性云生而英茂全州郡夫人乳之呼楚則應聲啼自是吮乳輒約未齔哭仲父昌善君哀慟如成人旣而溫良醇篤惟父母旨是迎是隨昌恩公疾革斷指進血及喪柴毀踰節得寒熱大汗之症指經歲良已而遂屈不伸掩不

使人見全州郡夫人疾則夜獨投家園屏處沐浴焚香露立禱天乞以身代如是者數丁憂近艾而自致愈謹喪畢忽忽如不齒人者每黎明謁廟其容有戚上塚哭泣如衰麻在已焚黃改題神主涕淚縱橫忌之月罕出入寡言笑宿齋戒享具別儲偫而餘殘須薦食及猝遇他時物不薦不口從兄家不甚貧而自具祖考妣墓田外王考老喪子誠養于家終其世其孫國鎭幼寄外氏去京師千里躬挈歸爲娶婦置產使主其祀未幾國鎭死又迎其母韓氏于家而殫力立嗣以不至絶始公有三弟仲安平守魁岸公甚愛

之纔付職而夭甚悼之撫指於邑曰吾弟病劇吾爇
藥蒼黃火滅吾指觸爐而吾不知創吾指今愈而吾
弟不可得見隱痛之聲若抽腸肉與叔季兩公周旋
一室衣裾鱗次非公故不捨兩公以家衆漸殷請異
居公曰安平殞折母心結轖依依戀戀三息而已豈
願其中復分張且雖欲同昕夕無違膝顏如今日得
乎言已惻惻兩公含淚而止既異居悲不自禁曰噫
此豈所謂事亡如事存與哉一妹貧無食割俸畀之
與羣從兄弟作月三會歡洽規切羣從愛憚立朝四
十年凡差祭從駕未嘗祈免禁直未嘗不恪曰法宗

室食公上不事事玆又敢自便屬　上愆豫府吏以
撤問安告洪然色喜傍有覩者歸語人曰賢哉眞忠
孝君子入闕見班序不整厲聲曰肅朝廷所以尊
君父諸公悚然而其承命主婚擧止中式宮中屬目
守墓之官任重眷隆百司皆待而嚴飭下屬無敢侵
漁錫與盡散曰吾不敢私吾家故爾惟痛迫自劾疏
食不御肉三年如一日居家恬穆自守惰慢之氣不
設於身諠浪之語不出於口雖僕隷下走不恣訴詈
惟恐其或傷于聲色貨利泊如也置田數區歲侵直
凉後讎輒倍斥其贏餘以與田主外方奴婢券簿頗

多悉焚不省常書淸心寡欲樂善嗜義八字于屛而
退漁金公鎭商扁其養拙之窩公退終日其中蕭然
淸亮間出居止貞孝公冰湖別墅與隣士子耦射侶
釣徜徉水石有江海之想名宰某嘗遇之曰觀其車
徒類達官人何其是從容儒士者且吾恠未前識蓋
公喜與布衣遊不近燀赫門以故同朝多不知其面
然與人無牙角不訐揚爲直不乖異爲名從其遊者
久而不厭或冬日來謁額上有汗公遽問有何故曰
無有乃謂曰心整則足整儒生曷爲當寒而泚吾以
爲親癠焉耳虜使之來有欲觀者公曰昔吾曾王考

自丁丑嫌成不啓北門坐必背北埽除之賤不令目
北來物色今公何庸見彼客愧服其和而能盡又類
此振窮濟急不計有無一蔭官旅死莅弔治具通告
返櫬其親戚士友吉凶迫窘賴公得成禮者不計其
數而遠鄉乍面之人瑣尾丐米無不得所欲而去者
故聞公之逝朝紳野隱閭井臺史凡習公者皆爲之
咨嗟涕洟或起義而服之公敦尚儒術尤愼於禮每
聞士大夫失禮蹙頞良久而病薄俗曉曉憚賢害脩
見有篤志力學造詣叩問山林長老或跡不相值而
緬慕不已其在冰湖立規會講自小學始忘其年位

之已高若公可謂弱於財而強於義嗇於今而富於
古者矣公諳習國朝故事斯文是非忠邪進退士禍
源委靡不瞭悉而多所論著又明於氏譜作內外十
三世譜未及就有喪禮考證抄記及詩集藏于家我
國家優禮宗臣不任以職所以覆庇之甚厚然瓌奇
異能非常之人亦無因緣自見往往馳馬服美博奕
縱酒抨琴瑟招妖冶極愉艷宕佚之樂既無所受事
而廩入不足以需其三族甚或齷齪自營汙下無不
至其彬彬爾雅如公之所爲豈易得哉夫以公之賢
而局於制不得施設其有淳德懿行足以範世礪俗

而公又謙謙韜匿使無得而名言然其積於內而溢於外愈闇愈章卒之綽楔煌煌增邦國光守　園之日勤勞炳著旣官庇其襄矣甄錄其嗣矣孫復鉉之以　陵官入對記其遺忠卽除縣宰於乎行遠矣哉斯其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與作易者其知之歟祖淳自童子時與公之內外諸孫遊得公之德之行甚悉竊有翩翩佳公子之慕而恨吾生之晩也今公之孫郡守君將請節惠于太常以李將作友信氏所爲狀屬祖淳將作林下士也學術文章高一世其摛叙皆祖淳夙所稔聞而能道之者遂不復强事竄易而

謹述如右

左副賓客贈左議政任公諡狀

公諱絖字子瀞任氏出豐川上祖諱澍高麗御史大夫奕世載德至本朝尤盛曾祖諱由謙工曹判書諡昭簡祖諱榦　宗廟署令贈左贊成考諱禮臣金山郡守贈吏曹判書妣貞夫人西原韓氏生考諱翊臣司憲府監察判書弟也妣完山李氏公以萬曆己卯生十歲李夫人歿持喪如成人癸卯中司馬遊黌舍有聲丙午判書公卒乙卯又丁監察公憂哀禮俱至光海主昏暴無道公居田間不赴擧天啓癸亥　仁

祖反正始拜　順陵叅奉移集慶殿不仕李适叛扈
駕公州拜冰庫別提是秋擢增廣第二例授豐儲倉
直長明年薦爲承政院注書丙寅陞成均館典籍遷
監察丁卯以戶曹佐郎扈從江都籌軍食俄薦兵曹
歷拜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崇禎戊辰以正言彈
銓官被擠爲咸從縣令精勤吏職邑政大舉己而棄
去民遮道願留刻石頌德叙爲戶曹正郎移禮曹又
出爲靈光郡守其治如初明年又棄去又明年選入
弘文館爲修撰歷校理副校理成均館司藝司憲府
掌令再爲侍講院弼善癸酉以平安道暗行御史劾

守令不法者四人陞侍講院輔德移司憲府執義又改司僕掌樂二正以均田使按慶尚右道戢豪右釐疆畝奸民有上言沮毁者 上嚴斥之蓋察公廉明也還拜執義自是四五年中長在三司春坊而尤以持憲著名閭里相戒毋敢犯公令者丙子 仁烈王后薨以封閉官陞通政階拜承政院同副承旨遞付僉知中樞府事修聘日本充公正使關白請遊山不許將還餽金幣受之悉投海中而歸日本人至今稱投金海云還泊東萊聞南漢下城歎曰纔從鴂舌國來又將爲可汗陪臣耶痛哭不己復命拜右副承旨

陞左副用使勩擢拜嘉善大夫漢城府右尹會朝廷
有南顧憂差遣三南舟師檢察使措置有方還爲刑
曹叅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戊寅再南出條陳舟
師便宜復還右尹兼同知義禁府事淸人將西犯借
兵於我朝廷擬公元帥公慷慨曰雖死不可行遂七
日不食朝廷知不可奪遂寢之出爲忠州牧使尋移
安東府使歲適旱饑民無捐瘠暇修學政多士向風
秩滿歸明年拜黃海道觀察使新經大亂役繁民獘
公明以莅之寬以撫之一路向蘇癸未入拜同知中
樞府事移承政院都承旨時　昭顯世子質瀋陽公

以左副賓客往焉隨事陳諫語多鯁直改歲將代命
仍之是年九月卒于旅舘壽六十六明年歸葬于長
湍津東面負癸之原 上惻然下教加賜賻令沿道
護送又用寧社靖社原從勳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議政府左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傅
遣官致祭夫人東萊鄭氏師閔女男女孫曾摠若干
人公爲人高亢峻直不容人過羣居衆處罔不嚴憚
遇事如破竹先從順理處入人莫能奪其守以是所
如寡合通籍二十餘年太半棲遑於外然其聲名氣
節大爲一時名類之所推尚故其辭元帥也白江李

文貞公亟歎辭楚役爲高義其在質舘也潛谷金文忠公每言任某一身都是春秋大義祖淳先文正公與公及其兄統居同里友相善及公入瀋文正亦被縶臨歸留扇贈公題詩其上辭甚感慨旣又撰公之碑有曰余幽縶北窖公以宮僚從雖顯榮危困之相懸而顯者不以爲榮危者不以爲困則未始不同也噫文貞文忠曁先文正玆三人名與德皆國人之所信服也其言可以悅繹於當時徵信於來後而其言也如此則公之賢可知其交遊資益之盛又可知已後生蔑學而敢贅焉今公之裔諸生某將丐易名之

典以祖淳文正孫也託以狀謹次如右以俟太常氏之裁擇

楓皐集卷之十四

紀甚

才